第 1 节：序言(1)

序言

斯托姆·詹姆斯

在十三岁生日那天安妮·弗朗克收到的礼物中最让她高兴的是一本硬皮笔记本，于是她开始在上面写日记；在此之前她从未尝试过写作，它来得那么自然，一如幼鸟的初啼。全凭着纯稚的兴趣，她开始津津有味地谈论起自己，谈论她的朋友，学校的考试，那位年老的数学教师，还有哈里，那个令人愉快的十六岁的小伙子，对他初萌的羞怯的私情。在这些最早的段落里她俨然是个家教良好反应机敏的孩子，一切从她嘴里出来都显得那么轻松，让人很难再记得这孩子已经生活在完全不正常的环境里了。可这是 1942 年 6 月的阿姆斯特丹，她的父母是 1933 年从德国移居此地的德裔犹太人。安妮必须佩戴那颗黄色的大卫星，她不能坐电车，不能进电影院，不能骑自行车，八点钟后不能坐在花园里------所有这些恼人的规定在她周围织起了一张无形的网。但这并没有难为到她；凭着一个孩子毫不费力的耐心，凭着那股曾令她的老师们干着急的活泼劲，她接受了这一切。她实在是迷人，竟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要去了解这一切------这一切，宛如晴朗的日子一般令她着迷，欣喜。即便身临险境她也几乎完全是个孩子：就在她过完生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久悬的厄运终于降临，一家人必须要在听从盖世太保的招降公告和躲起来之间作出选择，安妮收拾的第一件随身物品就是她的日记------还有她的卷发筒和学校课本。

几个月来她父亲都一直在准备藏身的地方------一幢旧楼里的两层内室，曾经是他公司的办公室，现在公司交给了两个荷兰人打理，正是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忠诚的友谊弗朗克一家才得以暂时躲过纳粹的搜捕。这些荷兰的老式房子里有些是增建有密室的，面朝花园或天井，而且可以封闭起来与外面隔绝。如今安妮，她的十六岁的姐姐玛格特和她们的父母就在这里避难，成了逃避追捕的猎物，深藏在不见天日的洞穴里；几天后另一家人也加入进来，凡·达恩夫妇和她们不满十六岁的儿子彼得，再后来又添了一位名叫杜塞尔的牙医。他们从此得终日提心吊胆，轻言慎行。对于一个生机勃勃的小姑娘来说，这样的日子本来是要比大白天逼她上床睡觉更难熬的。再加上两家子人在如此令人紧张和烦躁的景况下被强行扯到一起，无异于原本已艰难的处境雪上加霜。

那么在漫长的无法活动的静默中她都干些什么呢？读书，读那些体贴的荷兰朋友们不断捎来的书；还有就是写日记，把她想对一个亲密的朋友讲述的一切都写进去，真希望她确曾有过那么一位朋友呵。她的天性中就含着希望。每当她特别喜爱某个作家时，她便决心将来要让她自己的孩子也读他的书；她总是怀着无限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为自己的平安、健康和这世界的美丽结束她的祷告：上帝决不会放弃她，对此她深信不疑。即便偶尔想到有一天她真的可能会孤身一人，这念头有如一丝寒意掠过她脑海，她还是相信未来许诺给自己的一定是爱情和幸福。接着盟军反攻的日子来临，她想，或许到了秋天，她便可以告别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校园。

第 2 节：序言(2)

确实，在秋天来临之前她真的离开了那里，但去的是一处集中营。1944 年 8 月 4 日，盖世太保的魔爪终于伸到了他们身上。人们后来在盖世太保留下的狼藉中发现了安妮那本珍爱的日记，并把它交给了她的荷兰朋友们。

就在那之前整整四个月的时候，她写道："我想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后。"那一刻她显然不曾指望自己的日记能令她纤弱的身影在人们的记忆里停留得稍稍长久一些。真实的情形是，在她消失之前她根本就没有时间留下任何其它的印迹。可是对于我们，一个何等鲜明的形象，笑盈盈地，从那些屠夫们肮脏的手却不屑毁灭的纸页中朝我们走来，这又是何等的幸运。如今，那扇曾经藏匿她的门早已关闭，那个曾经以她无法扼制的欢快惹得那位老教师因为上课讲话而罚她写一篇题为"话匣子"的作文的小姑娘也已淹没在无痕的岁月里，可那深藏于一个孩子的天性中的欢快、活泼和生机，却日久弥深：透过一扇阁楼的窗户她凝望一片蓝色的天空，光秃秃的树，一只海鸥令人目眩的翻飞，她遐想着极乐的那一刻，到那时，她一定会自由自在地看着这一切景象，那就是她坚信上帝要人们做的事情；她拒绝绝望，一次又一次，凭着某种超凡的优雅和仁慈，她深信日益临近她的是美好，是欢乐，是继续长大和学习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她那被自己称作"不讲理的欢快"的想象力如泉水般淹没时时萦绕她心头的恐惧和紧张的急流。我很想帮帮你，她总对彼得说。可你一直在帮我呀，他告诉她，"用你的欢快。"

我们初遇这位姑娘的真实存在是当她以其孩子般朦胧的意识刚刚开始轻触她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的那一刻。由此一步，又一步，我们慢慢靠近她纤弱的身体，感受它每一次的轻颤和复归平息。我们仿佛亲眼注视着这个生性热情的孩子，每天她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囚牢的四壁，还要忍受来自四个大人的压力，沦为他们神经质般的焦躁和训诫唯一宣泄的对象。她当然不会轻易驯服；她倔强，正是凭着全然孩子气的骄傲她毫不费力，浑然不觉地洞穿了成人们一厢情愿地要求还是这个热烈而善良的孩子乖巧和讨人喜欢的企图。

凭着惊人的澄明，而且毫无造作之气，她试图分析她自己及其同伴的本性。在此迫人的氛围中她快速成长，太快了，她用心体会着在她周围日渐深沉的恍惚和沉寂，甚至能逐渐意识到一点故意的虚伪应该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但她没有那么做。相反，她将解救之道引向自己的内心，求助于某种从容，某种半温柔，半漠然，而又绝非孩子气的耐心。是的，她正在学习人类所有课程中最艰难的一课------超然的分离。她确信，尽管她年少，但她绝不会向自己的生命妥协。与此同时，在她灵魂的最幽深处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诫她，她就要死了，但她知道，生命所要求的是一种满含欢欣的勇气，她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她有她的信仰，她有心中的爱情。还不到十五岁，她便能写到："我感觉到我是个女人，一个具有道德的力量和勇气的女人。"

第3节：序言(3)

那段记忆，降临于她的一次梦境中，是关于她孩提时爱慕的一个叫彼得的人的，这一记忆在她心中勾唤出了有关成熟的朦胧影像，并以其豆蔻年华的清新和单纯日益丰满着它自身的形态。这个梦预示着她对彼得·凡·达恩的新的情意。正是在她记述的两个年轻的囚徒间日益滋长的爱情故事里，我们能最清晰地领略到她持久的纯真。这是她最闪光的品质------这种纯真，这种蕴含在一颗敏感而明彻的心灵里的纯洁。牢不可破的简单的叙述风格又使之成为美和真的奇迹。初见时她曾以为他是个乏味又愚蠢的家伙。可没过多久，一年半吧，甚至还没等到她做的那个有关另一个彼得的温柔致极的梦，他们俩，带着羞怯的微笑，更近地走到了一起。他，她想，也是孤单的。没有任何的匆忙和急促，好像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段等着她亲手去创造的漫长生活，慢慢的，所有亲昵的姿态次第展开，她学会了向他倾诉：她记录下他对她的一句赞美，并因此而喜悦，还有，以一贯的平静和简单，记录下当他们像两个一直在玩耍的孩子般相互纠缠片刻时给自己的感官留下的点滴撞击。

然而即使和他在一起她的澄明也没有离开过她：她不对他的软弱和无礼、他的心智的贫乏作判断，但

她禁不住要洞明这一切。

她谦虚而有抱负。读她的日记，我们很快便能确信她当有此抱负的权力。她是个天生的作家；她有能力直接而生动地勾勒出几间毫无舒适的房间，及其间的氛围和气味；夜间连续数小时的恐怖；八个人同处一室的场景，所有的描绘都带着一种活泼而又漫不经心的从容------看似芜杂的表象，其实她捕捉到的是藏于声音和姿态下面的图景。动人的正是这漫不经心的从容。在这些场景中，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带着宽容的信心从容地朝我们走来。那位分享她的房间的牙医杜塞尔先生的怪癖，她那位善良、敏感而聪明的父亲的魅力，她说话带刺而没有耐心的母亲，她的姐姐的好，好激动易生气的凡·达恩一家------她全部以一个孩子不妥协的锐利来看待，并总是揉以一个成年人才会具有的公正和怜悯之心。对于风云莫测的日子在她心中激起的模糊的情感，对于在她体内弥漫的春之倦怠，对于自己和别人一起被禁闭在为密布的阴霾所笼罩的蛋丸一隅的感受，对这一切她总能找到最贴切而又动人的词语。

但这里没有刻意的经营，没有炫耀，一点都没有，没有演戏，即便面对的就是自己，即便那角色就是为她而设，也丝毫没有那种强作躲避臆想中的残酷的所谓的灵童身上特有的无病呻吟和装腔作势。她的澄明，她的卓越的观察力，即使当她把目光投向她自己的时候也不曾背弃过她。她没有虚荣，没有忸怩的姿态。她就是坦率，纯真和神志清明的化身。她了解自己的聪明和幼稚，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姑娘，对自己毫无把握，所以对抗来自长辈们的压力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装傻------可在背后，她还是她自己，继续探寻深藏内心的真切感受。就好象知道时日不多必须抓紧，她一路狂奔。如果说一个在学校里就以其欢快的性格受人欢迎的孩子在无人赞许的环境中学会了处事之道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她竟能为此清晰地洞明必须自我更新的迫切需求实在匪夷所思。她能秉持某种超然的理解和沉着忠实地记录自己的内心争斗，愤恨，绝望，直至后来要对自己负责的确信，好象这一切都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似的，还有面对巨大的考验------爸爸妈妈不理解我------表现出来的冷静，她将之握在手中，反复掂量，并最终平静地将它搁在它本应该在的位置上。目睹这个孩子，这个年少的女子，走得如此远，展露得如此丰富，在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实在是一段令人振奋而又自惭形秽的体验。正如日记的最后一篇清楚地显示的那样，她甚至知道还要走多远才能最终驾驭自己。

第 4 节：序言(4)

那她到底走了多远？她死于 1945 年 3 月柏根-贝尔松的集中营里，荷兰解放前两个月，本该属于她的十六岁生日前三个月。

让我们暂时克制一下自己的情感吧------哑然无语吗------那该是最终在我们心里激起的感受，只要我们想一想，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一边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们惊人的成就，一边是这些为人类建造的巨型屠杀室，让我们再想一想，对于安妮·弗朗克的为数不少的人类同胞们来说，把她送进其中的一间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哑然无语。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感到哑然无语就够了吗------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在我们发现一个原本似乎高度文明的民族竟能发明一种如此凶残的技术之后，我们便开始昏昏然把集中营当作一件普通的历史事实来看待，一如其它的事实；而德国人自己似乎也很容易忘记，就在若干年前，他们在干什么。这就够了吗？一切只能如此了吗------或者，企图将所有的罪责都一股脑地砸向某个民族或党派并溜之大吉就完事了吗？错了，这无济于事。甚至那个孩子，安妮·弗朗克都明白这一点。是人类制造了贝尔松。他们在那里所做的是人类在其内心深处可以做的，只要他们有此意愿。所以问题不该是：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力量驱使今天的人们为至今

仍存在于俄罗斯和欧洲其它地区的集中营找到正义的？简言之，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人要如此蔑视他的同胞，以至于让他确信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政治上的对手，就应该，就必须，被如同蛆虫般对待并被彻底扑杀呢？

驱动他的是一种信条。人类很早就学会了如何让某种信条封堵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样他们便能无视受难者的痛苦而专心致力于折磨。再没有比为此目的的信条塑造得更好的了，在人类看来，它正是历史得以完结的工具，带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并且在今日我们的手中再次高扬。人类的存在就是要为历史的目的效力------而这一目的对训练有素的精英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这些特权人物深谙历史的逻辑所要求的是什么；所以任意切割和雕琢活生生的人类素材便自然成了他们的权力和义务。他们有权牺牲一代人，两代人，为了他们所效力的未来。以快刀斩乱麻的心态应对困难重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样的施政形态是不可能温和而彬彬有礼的。除此杀戮的一面------希特勒对犹太人恶魔般的仇恨------甚至连同德国的集中营统统构成了那个国家的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德国精英阶层对待历史必然性的观点错了：他们以为自己曾经见识过这种观点；但实际上他们没见过，而且被打败了。那么，面对某个精英阶层在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面前充当残酷的天意的代言人，为此辩护的前提必当是：历史的终极意义不能被歪曲和滥用。

果真如此吗？真的能那么肯定吗，在凶残之后，在万千的死难之后，真的必将有幸福，人类的精神之花必将重新绽放吗？这样的终极是否真的可以被预告？是否真的只要统治者够精明，够无情，人类就最终可以被塑造成刚好"合乎历史"的模样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个人就其自身而言就什么都不是，他除了作为消极地感受历史进程的工具之外毫无意义。多么荒唐和乏味！真要是可以被预告的话，那进程必得被关闭，而那些精英们必定会说：在我们即将开创的境遇中，一个人必将有能力在他能找到他自己的历史中的那个点上完善他自己，实践他的存在的一切需求和渴望。可是，如果人心的需求永无止境，那么这进程就不是关闭的，也不是可以被预告的，那么那种坚持此是的虚妄又是多么可悲和可叹阿。

第 5 节：序言(5)

人类的理性足以为任何形式的残忍辩护，只要它能证明这残忍是必须的，是某一特定进程中的一部分，是堂皇的逻辑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项------并由此以及其余。我们曾经满怀骄傲地论及我们的理性，并视之为人性的证明和光荣。我或轻如鸿毛，但我能思考。我们如今知道我们的理性无所不能。为什么德国人要致这个可爱聪慧的好孩子于死地呢？因为他们深信他们有这个权力，毁灭她，他们便朝他们既定的目标，朝他们决意要实现的未来向前又推进了一步。最终，我们对我们的理智和我们的启蒙的骄傲必须被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来称量，而天平的另一端正是那个被我们强大的理智抹杀的孩子。在饥饿和悲惨中，在柏根-贝尔松，安妮·弗朗克走了，走进了一座千万人累起的坟茔，随之带走的是每一项精妙的理智的构想，正是这些构想令其臣民们去折磨和杀戮，鞠躬尽瘁，只为一个妄想。

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这个孩子在她自己身上耕耘不辍，含着泪水，耐心和欢乐，凭着一付敏锐的心智的全部精力和崇善的意志。她教会了自己幸福和饱含真诚的信念的微笑。带着全部的恭敬，我们能够------真的能吗？------相信这微笑，这意味无边的微笑，即便在贝尔松，即便当她再也无力抗拒失去上帝的人类的虚妄时，也不曾失去过。

第 6 节：安妮日记(1)

"我希望能对你吐露我全部的心思，这样的事以前我从没有对别人做过；我还希望对于我，你是无限的

支持和安慰。"

------安妮·弗朗克，1942年6月12日《日记》

1942年6月14日，星期天

6月12日星期五那天，我六点就醒了，不奇怪呀，那天是我生日。可那么早我当然是不准起来的，所以我只好憋着自己的好奇心直到七点差一刻。然后我再也忍不住了，就跑到餐厅，结果在那儿受到莫蒂（猫）的热烈欢迎。

七点刚过我就去找妈妈和爸爸,再去客厅打开我的礼物。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你"，可能是所有礼物中最漂亮的吧。桌子上还有一束玫瑰花，一株草和几枝芍药，白天还收到了更多。

妈妈和爸爸给了我一大堆东西，朋友们把我宠坏了。我还收到了一付"暗箱"--一种集体玩具，许多糖果、巧克力，一套字谜环，一枚胸花，约瑟夫·考恩写的《尼德兰人故事集》，《雏菊的山中假日》（一本特别神奇的书），还有一些钱。现在我能买《希腊罗马神话》了--太棒了！

然后丽茨来找我一块儿去上学。课间我请每个人吃了甜饼干，然后大家只好接着上课。

现在我要停笔了。再见，我们会是最要好的朋友的！

1942年6月15日，星期一

星期天下午我开了生日聚会。我们放了一部电影《守灯塔的人》，同学们都喜欢极了。我们过得很开心。来了好多男孩和女孩。妈妈老想知道我会嫁给谁。她可别想猜到的是彼得·韦瑟尔；有一天我好不容易瞒过了她，脸不红心不跳。好多年了，丽茨·古森斯和桑妮·豪特曼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后来我在犹太中等教育学校①认识了尤碧·德·瓦尔。我们常在一起，现在她是我最好的女朋友。丽茨跟另一个女孩更要好；桑妮转学了，她在那里又交了新朋友。

①一般接受11－19岁的学生就学。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我有好几天没写了，因为我想先考虑考虑我的日记。象我这样的人写日记是有点怪；不光我以前从没写过，再说在我看来，不光我，换了随便哪个人，谁又会对一个十三岁的小女生敞开的心扉感兴趣哩。不过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想写，更要紧的是，我就是想把埋在心底的那么多东西统统吐出来。

俗话说"纸比人更耐心"；我是在一天有点伤感的时候又想起这句话的。我当时手托下巴呆坐着，觉得无聊极了，浑身软绵绵的，甚至都想不好到底是该出去还是在家里呆着。没错，纸一定是最有耐心的，再说我也不打算把这本硬皮笔记本拿给人看，它可是有了骄傲的名字，叫"日记"呵，谁也不给看，除非我能找到真正的朋友，不管男的还是女的。现在我总算彻底想清楚了，我开始写日记的原因是：我还没有一个象它一样真正的朋友。

我想再讲清楚一点，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觉得自己在世上很孤单。。事实也不是这

样呵。我有亲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我认识大概三十个可以算作朋友的人，我有一大串男朋友，都很想让我看他们一眼，看不成，就只好在班上用镜子偷偷地看我。我有好多亲戚，姨、姑、叔叔、舅舅，他们也都对我好。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呵--看上去我似乎什么都不缺。可我的朋友们也都是这样，无非打打闹闹，再也没什么了。我从来就没有让自己说过任何离谱的事情，大家似乎就没办法走得更近一些，这才是最恼人的。也许我信心不足，太悲观了，可无论怎样，事实如此，根深蒂固，我看来是无能为力了。

所以，才有了这日记。我要用我的心灵之眼增添这位期待已久的朋友的魅力，我不想象大多数人那样流水帐似地在日记里记下一大堆无聊的事情，我想让这本日记成为我的朋友，我该叫这个朋友姬迪。一旦我突然开口对姬迪说话，谁也不晓得我到底在说什么，所以，虽然还有些不情愿，我还是要开始用简洁的文字描述我的人生。

我爸爸娶我妈妈的时候 36 岁，妈妈 25 岁。我姐姐玛格特 1926 年出生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接着是我，1929 年 6 月 12 日。因为是犹太人，我们 1933 年移居到荷兰，我爸爸被任命为特拉维斯 N.V.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和在同一幢楼里的科伦公司关系密切，我爸爸是他们的合伙人。

不过我们家的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全都因为希特勒的反犹法遭了殃，生活充满艰辛和焦虑。1938 年大清洗过后，我的两个舅舅（我妈妈的兄弟）逃去了美国，我年迈的祖母来到我身边，当时她 73 岁。1940 年 5 月过后，幸福的时光一下子溜走了：先是打仗，然后投降协定，接着德国人来了。我们犹太人的苦难从这时才真正开始。各种反犹法令瞬时间接踵而至。犹太人必须戴黄色的大卫星，犹太人必须上缴他们的自行车，犹太人禁止乘电车，不准开车。犹太人只能在三点到五点之间去店里买东西，而且只能在挂有"犹太商店"招牌的店里买。犹太人到了八点必须进屋，过了这个点就连在自己的花园里坐一坐都不行。犹太人禁止去剧院、电影院和其它娱乐场所。犹太人不得参加公开的体育活动，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及其它运动场地一律不得入内。犹太人还不能看望信基督教的人。犹太人必须去犹太学校上学。还有无数类似的严格规定。

第 7 节：安妮日记(2)

所以，我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可生活照样延续。尤碧老对我说："做什么都提心吊胆的，搞不好哪件事情就是禁止的。"我们的自由被严格限制了。不过这一切还可以忍受。

外婆于 1942 年 1 月过世了。大家永远不会知道在我心中她还活着，我还是那么深爱着她。

1934 年我进了蒙特索里幼儿园上学，一直念到六年级；到了第二学期，只好跟 K 夫人说再见了。我们都哭了，真让人难过。1941 年，我和我姐姐玛格特进了犹太中等学校，她上四年级，我一年级。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家四人一切平安，我也在此一直待到今天。

1942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迪，

我要说个痛快了。此时四周非常安静，爸爸妈妈出去了，玛格特也和她的朋友打乒乓球去了。

最近我也一直在打乒乓球。我们打乒乓球的人就特别喜欢吃冰淇淋，特别是到了夏天，打热了，我们最后总要去光顾就近的冰淇淋店的，"德尔菲"啦、"梅西斯"啦，那里是可以让犹太人去的。真恨自己搞不到更多的零花钱。"绿洲"里通常挤满了人，随处都是我们自己圈子里的人，我们总是想着法子挑个好心的先生或男友，好让我们把一个星期能吃的冰淇淋都一下子吞下去。

就我这个年纪来谈论男朋友的事情我想你一定会很吃惊的吧。可你晓得吗，在我们学校要想闭口不提简直就不可能。只要一个男孩问我可不可以和我一起骑车回家，我们就聊上了，十次有九次我都能肯定他立刻就会神魂颠倒地爱上我的，而且看不见我就活不下去。当然了，如果我毫不理睬那些热切的目光，骑着车只顾自己一个劲地往前踩，过一阵子就肯定会冷下来的。

要是聊着聊着，开始往"那方面"靠了，我就会偷偷地把自行车故意一歪，我的书包就掉到地上了，趁着他准备下车帮我捡起来那功夫，我已经把话题扯开了。

这些还都是最单纯的男孩；有时你会碰到一些朝你打飞吻或想要捞你胳膊的家伙，那他们肯定是敲错门了。我会从车上下来，拒绝和他们继续结伴同行；要么就装着生气了，用毫不含糊的话让他们把手拿开。

就这样了，我们友谊的基础已经奠定，直到永远。

你的，安妮。

1942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

亲爱的姬迪，

我们 B1 全班都在发抖：因为老师们就要开大会了。大家都在猜测谁会升级，谁会留级。

我和梅爱朴·德·容实在受不了坐在我们后面的韦姆和雅克那两个可笑的家伙。他们根本无心谈谈假期怎么过，从早到晚一直都在打赌"你肯定升"、"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就算梅爱朴求他们安静一下。我突然发火也堵不上他们的嘴。

要我说呵，全班四分之一的人还得原地不动：总会有那么一些笨鸟的，不过老师可是世上最捉摸不透的人，要是这回阴差阳错让哪个笨鸟撞了好运也说不准。

我对自己和我的女朋友们都不担心，不管怎样我们都会闯过去的，虽然对数学我还不敢太肯定。总之我们只能耐心等候。等到结果出来我们再一起欢呼胜利吧。

第 8 节：安妮日记(3)

我跟我所有的老师相处得都很好，一共九个，七个男老师、两个女老师。开普托先生，就是那个年纪大的数学老师，很久以来一直对我很头疼，因为我太喜欢讲话了。于是我被罚以"话匣子"为题写篇作文。话匣子！这能让人写什么呢？不过我还是先把这个题目记在笔记本上了，心想，回头再来对付它，暂且装得很镇定。

那天晚上，当我把其他家庭作业做完后，我的目光落在了笔记本上的那个题目上。我一边啃着水笔头一边琢磨，要想胡弄些废话上去谁不可以哩，把字写得大大的，字之间空得开开的，可难就难在怎么来充分证明讲话的必要性。我想呵想呵，突然灵光一现，洋洋洒洒三页纸，舒服透了。我的论点是讲话是女性的特质，我当然愿意尽全力克制，不过永远也别想治好我，因为我妈妈和我一样爱讲话，可能比我还厉害，你能拿遗传的性格怎么样呢？开普托先生看了我的作文哈哈大笑，可当我下一节课照旧滔滔不绝的时候，又一篇作文来了。这回是"不可救药的话匣子"。我又把这篇作文交上去了，结果整整两节课开普托没发过一句牢骚。可是第三次课上他再也憋不住了。"为了惩罚安妮上课讲话，她要写篇作文题目是'呱呱呱，鸭嘴太太叽喳喳'。"全班哄堂大笑。我也只好跟着笑，可心里在担心这个题目我实在是才思枯竭了。总得想点别的东西，想点绝对有创意的东西。算我走运，我的朋友桑妮诗写得好，答应帮我整篇作文用诗来写。我快活地蹦了起来。开普托本想用这个可笑的题目让我出洋相，我当奋力还击，也让他成为全班的笑柄。诗写好了，简直是完美。讲的是一只鸭妈妈和一只天鹅爸爸带着三只小鸭子的故事。因为小鸭子太爱讲话了，最后全被爸爸用嘴巴啄死了。多亏开普托看出这是闹着玩的，结果他给全班大声朗读了那首诗，大加赞赏，后来还给好多其他班的同学念了。

从此以后开普托上课让我讲话了，也不再给我布置额外的作业，其实他一直就没有把它当真过。

你的，安妮。

1942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迪，

天气热死人了，我们都快给烤化了，可这么热到哪儿我也只能步行。我现在才真正晓得电车有多好了;可那是犹太人禁止享用的奢侈品--骑两条腿的马对我们来说已经够好了。昨天午饭时间我去让·卢肯施塔特看牙医。从我们学校所在的斯塔德斯蒂默图宁到那里有好长一段路；下午上课的时候我都快睡着了。那个牙医的助手很好心给我喝了一杯水--她是个好人。

渡船我们是可以乘的，也就这点好处了。有一条从约瑟夫·以色列斯卡德来的小船，那上面的船夫只要我们要求总会立刻同意载我们。我们过得如此悲惨不能怪荷兰人。

我真希望自己不用去上学，因为我的自行车在复活节那几天被人偷了，爸爸已经把妈妈的那一辆送到一户基督教人家保管。不过谢天谢地，马上就要放假了，再过一个多星期痛苦就到头了。昨天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我正从车棚边上过，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叫我。我转过身，认出是头一天晚上在我的女友伊娃家碰到的那个漂亮的男孩。他害羞地朝我走过来，介绍自己叫哈里·戈德伯格。我有点意外，也不知道他想怎么样，好在没让我等多久，他就问我能不能让他陪我上学。"只要你答应什么都听我的就可以，"我是这么回答的，于是我们就一起走了。哈里十六岁，会讲好多好玩的故事。今天早晨他又在等我了，我希望从此他一直都愿意。

第 9 节：安妮日记(4)

你的，安妮。

1942年6月30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迪，

直到今天我才有功夫给你写信。星期四一整天我都和朋友们在一起。星期五我们家来了客人，就这样一直拖到今天。一个星期里我和哈里彼此了解了很多，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他是一个人来荷兰的，现在和他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父母在比利时。

哈里有个女朋友叫范妮。我也认识她，是个十分柔顺感觉迟钝的家伙。现在他遇到了我，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不过陶醉于范妮的外表。我看来是兴奋剂，把他一下子给激醒了。你看我们都有各自的用处，时不时脑子也会犯点晕乎。

尤碧星期六晚上在这儿睡的，但她星期天去了丽茨家，我无聊透了。哈里本来晚上是要来的，可他下午6点来了电话。我接的电话；他说，"我是哈里·戈德伯格，请问我能跟安妮讲话吗？"

"你好，哈里，我是安妮呀。"

"嘿安妮，你怎么样？"

"好极了，多谢。"

"真不好意思今晚我不能来，可我很想跟你讲讲话；要是我十分钟以后过来，可以吗？"

"可以呀，好吧，再见！"

"再见，我马上过来见你。"

放下话筒。

我迅速换了另一条连衣裙，稍稍收拾了一下头发。然后我便紧张地站在窗边看着他。终于我看见他来了。真奇怪我没有马上冲下去；而是耐心地等着他按门铃。然后我下楼，门一开，他刚好和我扑个满怀。"安妮，我奶奶说你年纪还太小，不适合经常和我外出，还说我应该去勒斯家，不过你可能晓得我以后是不会再约范妮出去了！"

"不，怎么回事儿，你们吵架了？"

"没有，怎么会哩。我跟范妮讲了我们不合适，所以以后最好别再一起外出了，但我们家永远欢迎她，我也希望她家永远欢迎我。是这样的，我原以为范妮一直在和另一个男孩约会，所以我也以牙还牙。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我叔叔说让我跟范妮道歉，可我怎么会想做那样的事情哩，所以现在我和她全了解了。太复杂了，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理由。我奶奶希望我跟范妮而不是和你在一起，但我不愿意呵；老年人难免总会有这么些可怕的旧观念，我可不能同流合污。我需要我的爷爷奶奶，但话说回来他们也需要我呵。从今往后每个星期三晚上我都会有空。按道理我是该去上木刻课的，好让我爷爷奶奶开心，可实际上我去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聚会。我知道自己不该这么做，因为我爷爷奶奶特别反感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当然怎么也算不上一个狂热分子，不过我有那种倾向，而且觉得挺有意思。可最近那里变得一团糟，

我打算退出来，所以接下来这个星期三就是我最后一次了。这样的话我就能在星期三晚上，星期六下午，星期天下午见到你了，说不定还有更多时间。"

"可是你的爷爷奶奶反对呀，你总不能背着他们来吧！"

"真爱自有出路。"

第 10 节：安妮日记(5)

后来我们经过街角的那家书店，彼得·韦瑟尔跟另外两个男孩站在那儿；他跟我打了声招呼--这是他好多年来头一次跟我讲话，我真的很高兴。

我和哈里走呵，走呵，到头来就是我要在明天晚上七点差五分在他家房子前面跟他碰头。

你的，安妮。

1942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哈里昨天到我家来见到了我父母。我预先买好了一块奶油蛋糕、点心、茶和花式饼干，蛮铺张的哩，可哈里和我都觉得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太闷了，所以我们就出去散步了，等到他把我送回家已经八点过十分了。爸爸非常着急，说我不长脑子，因为犹太人过了八点还在外头是很危险的，我只好答应以后八点差十分一定回家。

明天他要邀请我去他家。我女友尤碧老是拿哈里来逗我。说实话我还没有热恋上谁，噢，不行，我当然可以有男性朋友--这谁也别想多什么嘴--不过唯一的男友，或者用妈妈的说法，情人，那可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哈里有天晚上去看伊娃，她跟我讲她问他，"你最喜欢谁，范妮还是安妮？"他说："这跟你没关系！"但他临走的时候（整晚他们后来也没再一起聊过了）突然来了一句，"听着，是安妮，回见了，别跟别人讲。"说完就跟阵风一样溜了。

很显然哈里已经爱上了我，换换口味也挺好玩的吧。玛格特肯定会说，"哈里是个体面的小伙子。"我同意，但他不止这些。妈妈是赞不绝口：漂亮的男孩，懂事儿的男孩，可爱的男孩。全家人都接受他我当然高兴。他也喜欢他们，不过他觉得我的那些女朋友都太幼稚了--说得挺有道理的。

你的，安妮。

1942 年 7 月 5 日，星期天早晨

亲爱的姬迪，

上周五在犹太剧院我们的考试结果公布了。真是再好不过了，成绩单上没有一点丢人的东西。只有一门课是良，代数 5 分，两门课 6 分，其余全都是 7 分或 8 分。这成绩家里人当然是满意的，只是对于分数的问题我父母跟大多数人的看法很不一样。只要我健康，快乐，他们对成绩的好坏毫不在意，还有就是要我知廉耻；其余的一切则顺其自然。我自己可不这么想。我不想做差学生；本来我是完全可以在蒙特索里中学读七年级的，可是却进了犹太中等学校。当我们得知所有犹太孩子都得上犹太学校念书的时候，经过一番劝说校长才有条件地接受了我和丽茨。他希望我们努力学习，我也不想让他失望。我姐姐玛格特的成绩也拿到了，总是那么优秀。要是学校有的话，她肯定会以优等生的荣誉毕业的，她脑瓜子太好用了。爸爸最近常待在家里，因为生意上没什么事儿可做；觉得自己多余的滋味肯定遭透了。库菲尔斯先生接管了特拉维斯，克莱勒先生则接管科伦公司。前两天当我们在自己的小院子里散步的时候，爸爸第一次跟我讲起我们得躲起来的事情。我问他为什么非要这么早就谈这些事情。"好孩子，安妮，"他说，"你知道的，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陆陆续续地把我们的食物、衣服和家具搬到别人家里去。我们不想让自己的东西给德国人拿走，当然我们也不想自投他们的罗网。所以我们自己得先隐姓埋名，而不是等到他们来抓我们。"

第 11 节：安妮日记(6)

"不过爸爸，那会是什么时候呢？"他说话时样子很严肃，我害怕极了。

"用不着你们来操心，我们会把一切安排好的。抓紧时间享受你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吧。"就说了这么多。天呐，但愿这些阴森森的话里讲的那个日子还远在天边哩！

你的，安妮。

1942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迪，

从星期天到现在时间好象一下子过去了好多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整个世界好象一下子都翻转了。但我还活着，姬迪，这是最要紧的，爸爸这么说。

是的，我确实还活着，但别问在哪儿，怎么活。你肯定摸不着头脑，那就让我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跟你讲起吧。

三点钟（哈里刚走，不过稍后又回来了）有人按前门门铃。我当时正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的走廊里读书，所以没听见门铃声。稍后，玛格特一脸激动的样子出现在厨房门口。"党卫队给爸爸送来了招集令，"她低声说道，"妈妈已经去见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公司同事。）我十分震惊，招集令？谁都晓得那是什么意思。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集中营和阴森森的牢房的画面--我们会让他受此恶运吗？"他当然不会去的，"玛格特说得很肯定，一边和我一起等着。"妈妈去找凡·达恩家商量我们要不要明天就搬到藏身的地方去。凡·达恩一家会和我们一起走，所以总共会有七个人。"沉默。我们都说不出什么话了，心里惦着爸爸，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了，他当时正在乔德赛·恩瓦利德（犹太福利院）探望老人;也在等妈妈，炎热加上心头的悬疑，一切使我们充满了畏惧而又沉默不语。

突然门铃响了。"这是哈里，"我说。"别开门。"玛格特拦住我，紧接着听到妈妈和凡·达恩先生一边下楼一边跟哈里说话的声音，我们这才松了口气，接着他们进来了，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每次门铃响，

我和玛格特都会轻轻地猫着身子看是不是爸爸，别人谁也不开门。

后来玛格特和我被支出了房间。凡·达恩想和妈妈单独谈谈。当我们俩单独待在卧室里的时候，玛格特告诉我招集令不是发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这下我就更害怕了，并哭了起来。玛格特十六岁；难道他们真地要把这种年纪的姑娘单独带走吗？感谢老天爷她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讲的；爸爸跟我谈到我们要躲起来的时候也一定就是这个意思。

躲起来--往哪躲呢？是个小镇还是乡下？是大房子？还是小农舍？什么时候？怎么走？在哪里······

我知道这都是些不允许问的问题，可我的脑子怎么也赶不走它们。玛格特和我开始把一些最要紧的东西往一个书包里装。我放进去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卷发筒、手帕、课本、梳子、过去的信;我收拾着这一件件最奇妙的东西，心里想着我们就要去躲起来了。但我不难过，对我来说回忆比漂亮的衣服更重要。

第 12 节：安妮日记(7)

五点钟爸爸终于到了，我们打电话给库菲尔斯先生问他晚上是否能过来一趟。凡·达恩出去找梅爱朴。梅爱朴从 1933 年以来就一直和爸爸共事，已经是老朋友了，他的新婚丈夫亨克也一样。梅爱朴用她的包装了一些鞋子、外套、大衣、内衣和袜子走了，并答应说晚上会再来的。接着寂静降临整幢房子；大家谁也没心思吃东西，天还不热，一切都显得特别怪异。我们把楼上的一间大屋子租给了一个叫古德施密特的先生住，他是个三十几岁离了婚的人。可偏偏在这个特别的晚上他好像特别闲，要是不动粗我们简直就赶不走他；他一直赖到十点钟。十一点梅爱朴和亨克·凡·森腾到了。同样，又一批鞋子、袜子、书和里面的衣服被塞进了梅爱朴的包和亨克的深口袋里。十一点半他们再次消失。我已经困死了，尽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晚上睡在我自己的床上了，但我还是倒头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叫醒我。幸亏天气没有星期天那么热；热乎乎的雨下了一整天。我们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好象马上要去北极似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尽可能随身多带走一些衣服。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想不到我们会拎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出门的。我身上穿了两件背心、三条扎口短裤、一件上衣，外面再套上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夏季风衣，还有两双袜子、一双系带的鞋子、毛线帽、围巾，还有哩；还没动身我就快闷死了，但谁也没说什么。

玛格特把她的课本塞进书包里，骑上自行车紧跟在梅爱朴后头消失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那个秘密的藏身地在哪里。七点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了。莫蒂，我的小猫咪，是唯一跟我道别的生灵。她会跟她的邻居过上好日子的。这都写进了一封留给古德施密特先生的信里。

厨房里有一磅留给猫的肉，早餐用具都搁在桌子上，床已经被扒得光秃秃的，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我们在狼狈中撤离的印象。但我们已经顾不上印象了，我们一心只想着离开，只想着逃走并安全抵达。明天继续。

你的，安妮。

1942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我们就这样走在滂沱大雨里，爸爸，妈妈和我，每人身上都背着一个书包和一个购物袋，里面乱七八糟地塞上了一切能塞的东西，包包鼓得都要裂开了。

赶去上班的人们向我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你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为自己不能搭我们一程感到多么难过；那颗鲜艳的黄色的星星诉说着一切（注：为了把他们同其他人区分开，德国人强迫所有犹太人必须在显目的位置佩戴一颗黄色的大角星。）

一直到走在路上了，爸爸妈妈才零零星星地跟我讲起我们的计划。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尽可能多地把能搬动的家具杂物及生活必需品搬到我们藏匿的地方，我们自己原定是在 7 月 16 日以前搬完的，好把用于藏身的一切都准备充足了。可计划不得不因为招集令而提前十天，这样我们新的住地就还没有完全收拾妥当，但也只能随遇而安了。藏身的地方就在爸爸办公的那幢大楼里，外人是很难理解的，不过我稍后会解释。爸爸手下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克莱勒先生，库菲尔斯，梅爱朴，爱丽沃森，一个二十三岁的打字员，这些人都知道我们的到来。沃森先生，就是爱丽的爸爸，和两个小伙子在仓库工作；他们尚不知情。

第 13 节：安妮日记(8)

我来说说这幢大楼吧。底层有个大储藏室作仓库用。大屋的前门紧挨着储藏室的门，进了前门是一小截过道通向楼梯（A）。楼梯顶部还有一扇门，门上镶着毛玻璃，玻璃上写有黑色的"办公室"字样。这就是最大的那间主办公室，很大，很亮，东西很齐全。爱丽、梅爱朴和库菲尔斯先生白天就在这儿上班。一间昏暗的小房间，里面有保险箱、衣橱和一个大立柜，由此通向一间小一点的、也有点昏暗的办公室。过去克莱勒先生和凡·达恩先生就坐在这里。现在只有克莱勒先生了。要想到克莱勒的办公室只能走外面的过道，而且只能通过一扇从里面打开的玻璃门进去，从外面是不太容易的。

从克莱勒的办公室外面一直往前走，长长的过道经过储煤室，上四个台阶便到了整幢大楼里最漂亮的展示间了：私人办公室。幽暗，精美的家具，亚麻油地毡和地毯，收音机，时髦的灯，全都是一流的。隔壁是一间狭窄的厨房，里面配有热水器和燃气灶。旁边是卫生间。一楼就是这样子了。

一段木质楼梯(B)从楼下上到第二层楼。楼梯顶部是一小块楼道平台。平台两边各有一扇门，左边的门通往房子正面的储藏室和阁楼。一段特别陡的荷兰式楼梯（C）可以从侧面经另一扇门直通外面的马路。

右边的那扇门直通我们的"密室"。谁也猜不到在那扇普普通通的灰门后面藏着那么多房间。踏上门前的一小截台阶你就进来了。

正对着入口是又一截极陡的楼梯（E）。经过左手边窄小的过道便进入了弗朗克家的卧室兼客厅，紧挨着的是一间小一点的房间，是这家的两个丫头学习和睡觉的地方。右手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面有洗脸池和一个小卫生间，小屋里还有一扇门通玛格特和我的房间。再往上爬一段楼梯，推开门，呵，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运河旁边的这幢老房子里竟还会有如此宽敞明亮的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一台燃气灶（这要多亏这里原来是炉房）和洗涤槽。现在这里就是凡·达恩夫妇的厨房了，此外就兼作起居室、餐厅和餐具室了，没什么需要特别介绍的。

还有一间狭长的房间会是彼德·凡·达恩的小屋。再就是跟下面一样，这层楼里也有一个很大的阁楼间。就这么多了，我已经把我们美丽的"密室"统统向你介绍完了。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10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我想关于我们的住处这么啰嗦的描述一定彻底把你搞烦了。但我认为你还是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究竟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还是继续我的故事吧，你看，我还没讲完哩。当我们到达普林森拉特后，梅爱朴立刻带我们上楼进了"密室"。她关上我们身后的门，一下子就只剩下我们了。玛格特已经在等我们，骑自行车比我们早到多了。我们的客厅和所有其它房间里都塞满了垃圾，惨不忍睹。几个月来搬到办公室的纸板箱全都堆放在地上和床上。小房间里的被褥则一直摞到天花板。要想当晚就能睡个舒服觉，我们得马上动手清理。妈妈和玛格特是再也动弹不得了；她们躺在还没铺的床上，累极了，惨兮兮的，外加别的原因就不说了。但我们家的两个"清洁工"--爸爸和我则想立即动手。

第14节：安妮日记(9)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们都在拆箱子，装柜子，敲敲打打，规规整整，直到精疲力尽。当晚我们总算倒在了干净的床上。一整天我们都没有吃一点热东西，但谁也没在乎；妈妈和玛格特是累得咂不动嘴，而我和爸爸是太忙了。

星期二上午我们继续忙活头一天落下的事情。爱丽和梅爱朴帮我们收拾吃的东西，爸爸修好了灯光明暗调节器，我们则擦洗了厨房的地板，又一整天就这么去了。

一直到星期三我才缓了口气想想我生活里的巨大变化。接着才有空，也是到了这里以后的头一次，跟你讲讲这一切，同时也算让自己整理一下思绪，认清已经发生的一切，想想接下来要发生的。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11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迪，

爸爸妈妈和玛格特都还不太能适应威斯特陶伦的钟声，它每到十五分钟就报一次时。

我能。我从一开始就喜欢它，特别是在夜里，它就象一个忠实的朋友。但愿你有兴趣听听我所体会到的某种"消失"的感觉；哎，怎么说哩，其实我还不能完全了解我自己。这所房子实在不能让我有在家里的感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讨厌这里。我感觉自己更象是在一套租来的很特别的房子里度假。有点不可思议吧，我也说不好，但这就是它带给我的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尽管它只有一边靠着大楼，而且很潮湿，但在阿姆斯特丹你也找不到比这儿更舒服的藏身地了；不，可能在全荷兰也没有。我们的小房间起初看上去很荒凉，墙上什么也没有；多亏爸爸早就把我心爱的明星照和风光名信片带来了，于是我用一瓶浆糊和一把刷子把墙壁变成了一幅巨大的图画。现在它看起来神气多了，等到凡·达恩一家来了，我们还会从阁楼

找些木头下来，给墙上装些搁板、架子什么的，那时它会更有生气的。

玛格特和妈妈现在恢复了一些。昨天妈妈居然有精神做汤，这还是来此之后的第一次，可惜的是一会儿她就忘了个精光，只顾在楼下讲话，结果豆子全烧成了木炭，死死地粘在锅底上。库菲尔斯先生带给我一本《青年年刊》。我们四个人昨晚去了那间私人办公室，打开了收音机。我害怕死了，生怕有人听到，不停地求爸爸跟我一起上楼。妈妈理解我的感受，也跟着回来。我们之所以特别紧张还有别的原因，就是担心让邻居听到我们的声音或看到什么动静。我们第一天就做了窗帘。说实在的那是什么窗帘呀，就是一些松垮垮的布条，各种形状、各种质地、各种图案的，我和爸爸用最业余的技术缝制的。然后我们用图钉把这些艺术品固定好，希望它们直到我们能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也不要掉下来。

我们的右方有一些大公司的事务所，左边是一家家具厂；过了上班的点那里就没有人了，但即便如此，声音还是可以穿墙而过的。我们已经不准玛格特夜里咳嗽，尽管她得了重感冒，但已经让她服用了大剂量的咳停液。我则一心盼望着星期二凡·达恩一家的到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乐趣，也不会这么安静了。晚上或半夜最让我害怕的就是那种安静。我特别希望有哪个保护神夜里能陪我们睡在这儿。我无法告诉你"永远"不能出门的感觉有多么压抑，而且一想到我们要是被人发现了就会被枪打死我就会吓得半死。那可绝对不是什么闹着玩的设想。白天我们只能小声说话，轻轻地走路，要不然就会让楼下仓库里的人听到的。

第 15 节：安妮日记(10)

有人在叫我哩。

你的，安妮。

1942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我已经扔下你整整一个月了，不过说实话，这里实在没有那么多新鲜事儿，我也没法每天找些有意思的事儿跟你讲。凡·达恩一家是 7 月 13 日到的。我们原以为他们会 14 号到的，可德国人从 13 号到 16 号到处在招人，空气越来越紧张，所以他们为安全起见还是晚一天不如早一天吧。上午九点半（我们还在吃早饭）。彼得，凡·达恩夫妇的儿子到了。他还不满 16 岁，是个相当和气、害羞、笨拙的小伙子；不能对他的到来抱太大的指望。他把他的猫（木西）也带来了。凡·达恩先生和太太是半小时后到的，特别逗人的是她的帽盒里竟然装着一个大尿壶。"没有尿壶我怎么也找不到在家的感觉，"她高声坦言，所以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她的沙发床底下为它找个永久的窝。凡·达恩先生倒没带上他的，但胳膊底下却夹了一张折叠茶几。

从他们到来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舒舒服服地一块儿吃饭了，三天后我们已俨然融合为一个大家庭。自然而然地，凡·达恩一家人开始跟我们讲起他们在那个有人居住的世界里多呆的一个星期里的许多事情。其中我们最爱听的一段儿就是跟我们从前的那幢房子和古德施密特先生有关的。凡·达恩先生告诉我们：

"古德施密特先生星期一早上 9：00 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过来一趟。我马上跑过去，看到古先生一头雾水的样子。他让我看了弗朗克一家留下的信，还打算按照信上的指示把猫送给邻居，这倒挺让人满意的。古先生害怕房子被搜查，所以我们把所有房间转了个遍，该规整的规整了一下，吃早饭的摊子也收拾了。突

然我在弗朗克先生的桌子上发现了一本便条本，上面写着一个马斯特里希特的地址。我当然知道这是故意干的啦，但我装着特别惊讶的样子催古先生赶紧把这张倒霉的纸条撕掉。

"我继续装着压根儿就不知道你们会失踪的事情，不过看了那张纸条，我脑子反而转了起来。'古德施密特先生，'我说，'我好象突然想起来这地址是怎么回事了。呵，我现在全记起来了--大概六个月前吧，有个高级军官到办公室来过，看上去他跟弗朗克先生关系很不一般，还说过有事一定要找他帮忙的话。他就驻扎在马斯特里希特。我看他肯定是说话算数，用什么办法把他们弄到比利时去了，再弄到瑞士。不管哪个朋友要问起来我会告诉他的。当然了，千万别提马斯特里希特。'

"讲完这些话我就走了。现在大部分你的朋友都晓得了，因为我自己就碰到不同的人跟我讲过好几次。"

这故事让我们乐坏了，后来凡·达恩先生又补充了一些细节，想想人们的想象力能跑得那么远又让我们狂乐了一阵子。有一家人说看见我们一大早有两个人骑着自行车过去的，还有个太太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是在半夜被一辆军车接走的。

你的，安妮。

第 16 节：安妮日记(11)

194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我们藏身地的入口现在还没有完全隐蔽好。克莱勒先生认为最好在我们门前放一个书柜（因为好多房子现在正在搜查藏起来的自行车），当然得是可以象门一样打开的活动书柜了。整件事是由沃森先生完成的。我们让他进了密室，他真是太肯帮忙了。要是我们想下楼，我们现在先得猫下身子往下蹦，因为原先的台阶拆掉了。头三天我们蹦得满额头都是包，因为我们的头全都撞到下面的门口上了。现在我们用布包了木屑钉在门上面，再看管不管用吧！

我目前还比较闲；我给自己的假放到九月。然后爸爸会给我上课；太可怕了，我已经忘了好多东西了。这里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凡·达恩先生和我经常搞不来，他很喜欢玛格特，跟她倒很对路子。妈妈对我有时就像对个小宝宝，我真受不了。其它方面嘛一切进展顺利。我还是没有喜欢上彼德，他太无聊了；他懒透了，一半时间都倒在床上，做点木工活，接着再呼一觉。真是个呆子！

天气宜人，尽管有种种烦恼，该享受还要享受。我们跑到阁楼里，打开一扇窗户，躺在行军床上享受射进来的阳光。

你的，安妮。

1942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迪，

凡·达恩夫妇狠狠地吵了一架，我以前还从没见过这阵式哩。爸爸和妈妈连互相大声嚷嚷都不可能。全为了芝麻大的事儿，纯粹是白费力气。不过，怎么说哩，人各有所好吧。

遭殃的自然是彼德喽，他只能在一旁傻站着。谁也不把他当回事儿，他太容易激动，太懒。昨天他急得要命，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舌头是青的，不是红的；这种异常的自然现象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他头上裹了条大围巾晃来晃去，就好象脖子梗着了；还不停念叨自己的腰疼。什么心疼、肾疼、肺疼也都是家常便饭，他可真是个疑病狂患者呀！（你说这个词是不是专指这种人的？）妈妈和凡·达恩夫人之间也不总是甜蜜蜜的；总有什么原因搞得不快活。举个小小的例子吧。凡·达恩夫人已经把大家共用的被褥柜里的原属于她的三块床单全拿出来了，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妈妈的床单才是大家共用的。要是她发现哪天妈妈也跟着学她的好榜样准会把她吓一跳的。

还有，虽然大家一起吃饭，但用的是她的餐具而不是我们的，为此她特别恼火。她总想搞清楚我们到底把我们的盘子放到什么地方了；其实它们比她想的近，就在阁楼里一大堆杂物后面的一个硬纸箱里。只要我们一直待在这儿，我看那些盘子是很难再翻出来的，没什么不好呵。我也太倒霉了；昨天偏偏把凡·达恩夫人的一只汤盆砸得粉粹。"噢！"她气得大叫一声。"你就不能小心一回嘛，那可是我仅有的一只汤盆呵。"这倒好，弄得凡·达恩先生今天一天对我比蜜还甜。但愿他一直能这样。妈妈今天早晨又狠狠地训了我一顿；我真受不了。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对路。爸爸真好，尽管他有时也会生我的气，但顶多不过五分钟。上个星期我们单调的生活添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全为一本关于女人的书--还有彼得。我先得告诉你玛格特和彼得是允许他们读几乎所有库菲尔斯先生借给我们的书的，但大人们偏偏把这本有关女人的书扣了下来。彼德的好奇心立刻大了起来。这本书里不能让他俩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趁着他妈妈在楼下说话，他偷偷地弄到了那本书，然后带着他的战利品消失在阁楼里。一连几天安然无恙。他妈妈知道他在干什么，但一直帮着隐瞒，直到被他亲爱的爹发现。他很生气，拿走了书，以为一切到此就该结束了。但他恰恰低估了他儿子的好奇心，他的心思因为父亲的态度不仅没有被扼制反而膨胀了。一心想要把书读完的彼德想了个办法弄到这本令他着迷的书。与此同时，凡·达恩夫人向妈妈询问她对这件事的看法。妈妈认为只是这本书不适合玛格特，其它大部分书让她读没什么害处。

第17节：安妮日记(12)

"那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凡·达恩太太，"妈妈说，"我是说马格特和彼得。首先马格特是女孩子，而女孩子总是要比男孩子成熟的早的；再说了，马格特已经读了不少严肃的书，根本用不着特别迷恋那些不让她看的东西；还有马格特要聪明得多，这你看她在学校已经读四年级就知道了。"凡·达恩太太也没反驳什么，但还是认为总的来说让小孩子读写给大人看的书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彼得总算在一天当中找到了一个不会有人来烦自己读那本书的时间：晚上七点半--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在私人办公室里听广播。而那时他刚好可以再带上他的宝贝上阁楼去。按道理他是要在八点半下楼的，可惜书太吸引人了，他竟忘了时间，就在他下楼的时候正好撞着他爸爸往房间里走。你可以想想后果吧！啪、唰两声过后，书躺在了桌子上，挨了一巴掌之后的彼得又钻进了阁楼。僵局一直延续到我们坐下来准备吃饭。彼得一直呆在楼上，再也没有人烦他了，而他也只能不吃晚饭就睡觉了。我们继续吃着饭，快乐地聊着，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口哨声；我们全都停了嘴，一脸煞白，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接着我们听到了彼得的声音，是从烟囱里传下来了，"听着，打死我也不会下来的。"凡·达恩先生腾的一声站了起来，餐巾掉在地上，红着脸大声嚷道，"老子受够了。"爸爸拉住他的胳膊，生怕闹出点什么，两个男人一起上了阁楼。好一阵抵抗和反抵抗之后，彼得终于出现在自己的房间里，关上了门，而我们也接

着吃饭。凡·达恩太太很想给她的宝贝儿子留一片面包，但他父亲非常强硬。"要是他不马上来道歉，就得到阁楼里睡。"在场所有其他人都纷纷抗议，不吃晚饭已经是够严厉的惩罚了，再说，要是彼得在上面着了凉我们也没办法叫医生呵。

彼得终究没有道歉；他已经呆在阁楼里了，凡·达恩先生再也没做什么，但我第二天早晨留意到彼得的床已经有人睡过了。彼得早上七点钟又回到阁楼，爸爸还是尽量说了一番好话才把他劝下楼来。接下来是三天的苦脸和倔强的沉默，随后一切依旧。

你的，安妮。

194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迪，

今天我要跟你拉拉家常。

凡·达恩夫人真让人受不了。我喜欢不停地说话已经快把她气炸了。她对大家不是这儿就是那儿看不顺眼，烦得很。最新消息如下：要是哪个盘子里有一丁点残渣她就不肯洗，不是把那个盘子放到一个玻璃盆里，我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而是搁在那儿任里面的东西长毛。

等到下一餐玛格特洗碗的时候就会多一个盘子，这时尊贵的太太会在一边说，"哎呦，哎呦，玛格特，你可真辛苦呵！"

这两天我一直在跟爸爸忙着整理家谱，顺便他也就会跟我讲讲每个人的情况，真是太有意思了。库菲尔斯先生每隔一个星期就会专门给我带几本书来。《朱普特·赫尔》系列太过瘾了，整个西西·凡·马克斯韦尔特都特别精彩。《仲夏夜的疯狂》我已经读了四遍，每次碰到其中逗人的段落我还是会笑个不停。

第 18 节：安妮日记(13)

又该到开学的时间了，我正努力学习法语，每天都会想尽办法塞进五个不规则动词。提起英语彼得总是唉声叹气。我们刚刚收到了几本课本，还有一大堆练习本、铅笔、橡皮和标签贴，全都是我以前爱用的东西。我有时会收听从伦敦发来的荷兰的新闻，听到了伯恩哈德王子的近况。他说朱利安娜公主大概会在明年一月份生孩子，我觉得真是可爱；可大家都对我这么关注皇家的事情特别诧异。

我一直被他们议论着，结果公认我还不是十足的笨蛋，作为奖赏，我第二天还得多干些活儿。我当然不希望自己到了十四五岁还在上初一。我还是对他们不让我看那样的书耿耿于怀。妈妈正在读《海伦》，我是别想碰的（玛格特却可以）。首先我得再长大一点，再聪明一点，就像我那个聪明的姐姐一样。接着大家谈起了我对哲学和心理学的无知，我对此的确也一窍不通。或许到了明年我会更聪明一点吧！（随后我迅速在《科能词典》①上查了一下那两个深奥的词语。）

我刚起床不久，想到过冬的衣服只有一件长袖外套和三件开襟的羊毛衫就有点闷闷不乐。我已经争得爸爸的同意用白羊绒织一件宽松的毛衣；用不着太好的毛线，最要紧的是要暖和。我们有些衣服存在朋友那里，但不幸的是只有到战争结束了才能再见到它们，到那时它们也还要在那儿呀。正在我写到有关凡·

达恩太太的那段时她进来了。啪！我立刻合上日记本。

"嘿，安妮，能让我看一眼吗？"

"我看不行。"

"就最后一页还不行吗？"

"不行，对不起。"

说实在的当时真让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那段关于她的极不讨人喜欢的描述刚好就在她要的那一页上。

你的，安妮。

①一本著名的荷兰词典。

194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昨晚我到楼上去"拜访"了凡·达恩一家。偶尔我也会和他们聊一会儿的，有时还挺有意思。后来我们吃了一些蛀虫饼干（因为饼干盒就放在装满了卫生球的衣柜里），还喝了柠檬汁。我们谈到了彼得。我告诉他们彼得经常挠我的脸，我希望他不要这样，因为我不喜欢男孩子碰我。

就像所有的父母们做的那样，他们问我能不能对彼得好一点，因为他确实很喜欢我。我心里想"天呐!千万别！"他们怎么想的！

我直率地告诉他们我觉得彼得挺别扭的，也许因为害羞的缘故吧，就像不少没有接触过女孩子的男孩子都会的那样。

我不得不说"密室"（男人部）的"避难委员会"的确很有创意。现在就让我来跟你讲讲他们是怎么把消息从我们这里传给凡·迪亚克先生的。他是特拉维斯公司的首席代表，也是朋友，已经偷偷地为我们藏了不少东西。他们先打一封写给南泽兰德的一位药剂师的信，那个药剂师跟我们公司做生意，他再以同样的方式把封好了的回信用一个写好了地址的信封寄回来。爸爸在信封上留的地址是寄到办公室的。当这个信封从泽兰德再寄过来的时候，取出里面装的信，再用爸爸亲笔写的一张便条替换它。就这样，当凡·迪亚克读到这个便条的时候就不会被人怀疑了。他们之所以要特意选泽兰德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离比利时特别近，信也就特别容易混过边境；再说没有特别通行证谁也进不了泽兰德；所以即便有人以为我们在那儿，他也没办法跑去找我们。

第 19 节：安妮日记(14)

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7日，星期天

亲爱的姬迪，

刚跟妈妈大干了一场，这已经是第n次了；最近我们就是处不好，玛格特和我也搞不来。像这种大吵大闹的情况过去在我们家是不多见的。不管怎么样，我总是讨不到便宜的。玛格特和妈妈的脾气跟我大不一样。我甚至比我自己的妈妈更了解我的朋友--太要命了！

我们经常讨论到战后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该怎么样跟家里的佣人说话。

凡•达恩太太又发了一次脾气。她真是喜怒无常。她不断地把她自己的东西藏起来。而凡•达恩家的东西每次"不见"一件，妈妈就总得用弗朗克家的东西赔上一件。为什么总有一些人除了自家的孩子之外还特别喜欢教育别人家的孩子哩！凡•达恩夫妇就是这种人。玛格特是轮不上的，她总是样样都好，完美无瑕，可一旦要把我们两个人摆在一块儿说我心里就特不舒服。你真该来听听他们在饭桌上说的话，你一句他一句，没完没了的指责飞来飞去。妈妈和爸爸总是坚决地护着我的。要不是为了他们我才不肯认输呢。尽管他们总是跟我讲我不该说那么多话，说我应该再谦让一点，不要什么事情都想插一杠子，但我知道自己在这一点上是没指望了。要不是爸爸这么有耐心，恐怕我早就会让我的父母大失所望了，他们也算对我仁至义尽了。

要是我只吃了一点点我不喜欢的蔬菜，吃的更多的是土豆，凡•达恩夫妇，特别是那位太太，就总是看不顺眼，孩子怎么能这样惯哩。

"听话，安妮，再多吃一点蔬菜，"她倒说的挺舒坦。

"不，谢谢你凡•达恩太太，"我回答。"我已经吃了很多土豆了。"

"蔬菜对你有好处，你妈妈也这么说的。再多吃一点吧，"她一边说一边硬要往我盘子装，非要等到爸爸出来救我。

接着我们就要听凡•达恩夫人说开了--"你真应该生在我们家，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很有教养的。把安妮惯成这个样子也太可怕了吧。要是安妮是我女儿我绝对受不了。"

这可是她最爱讲的话："要是安妮是我女儿。"感谢老天爷我不是！

现在再回头来谈谈"教养"的问题吧。昨天凡•达恩太太说完那番话之后当场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沉默。接着爸爸说，"我认为安妮非常有教养；起码她学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面对你这么长篇大论的训诫她一声不吭。至于说蔬菜嘛，看看你自己的盘子吧。"凡•达恩太太瘪了，彻底地瘪了。她自己也只吃了一点点蔬菜。但可不能说她被惯坏了呀！噢，千万别，晚上吃太多蔬菜会让她便秘的。在我面前她干嘛就不能闭上嘴呢，这样她也用不着给自己找罪受了。凡•达恩太太脸红起来的样子可真是太好看了。我脸不红，而这正是她最恨的。

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8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迪，

昨天要说的话太多了，只好暂时搁笔。还有一次吵架我也一定是要跟你讲的，但在那之前我得先跟你讲讲别的事情。

第 20 节：安妮日记(15)

大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吵架呢，而且吵得这么多，还都是些无聊的事情？我原以为只有小孩子才会吵架，等到长大了慢慢地也就不再吵了。当然，有时候有些事情的确是值得理论一番的，但也就是斗斗嘴罢了。我原以为自己会慢慢习惯的，可我不习惯，我想我也不会习惯的，只要我还是他们讨论的中心（他们喜欢用"讨论"这个词来代替吵架）。只要说到我，那就总是一无是处；我的长像啦，我的性格啦，我的举止啦，从 A 到 Z 都要被他们讨论个遍。他们就是希望（其实是命令）我一声不吭地吞下所有那些粗俗的喊叫，可我就是不习惯。事实上，我不能！我决不会不明不白地接受这些侮辱的，我要让他们晓得安妮·弗朗克不是昨天才生的。要是我让他们明白我打算反过来教育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惊讶的，说不定还会闭上他们的嘴。我是不是真该那么做呢？太粗俗了！他们可怕的举止，特别是......（凡·达恩夫人的）愚蠢让我一次又一次目瞪口呆，可是一旦我习惯了这些--这也要不了多久--那我也会以牙还牙的，决不开玩笑。那就该他们换换口气了！

我真的像他们说得那样那么粗鲁、自负、倔强、咄咄逼人、愚蠢、懒惰吗？还有好多好多？噢，当然不是。我就像别的人一样有自己的缺点，这我清楚，但他们把一切都彻底地夸张了。

姬迪，要是你晓得面对这么多的冷嘲热讽我有时多么生气该多好呵。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愤怒我还要憋多久。总有一天我会爆发的。

算了，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说了那么多吵架的事情，快把你烦死了。但有一次特别有趣的讨论我一定要告诉你。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地，我们的话题转到了皮姆（爸爸的外号）的好脾气上。即便是最愚蠢的人也得承认爸爸的这一点。可突然凡·达恩太太说，"我，不也天生一付好脾气嘛，比我丈夫好多了。"

她这话也说得出来！这句话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她有多么咄咄逼人！凡·达恩先生觉得既然说到了他自己就有必要作番解释。"我可不希望自己太谦虚，在我看来谦虚没什么好处。"接着转向我："听我的，安妮，别太谦虚了，它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妈妈倒也同意这种说法。可凡·达恩太太非得对此加上点自己的看法不可，总是这样。她接下来的话是说给妈妈和爸爸听的。"你们的生活观念真奇怪。怎么能对安妮说这样的话呢；这跟我年轻的时候可大不一样。我看这样的情况也只有在你们这么现代的家庭里才会有。"这可是对妈妈教育子女的方法的直接攻击了。

凡·达恩夫人此时已经兴奋得满面红光，而妈妈则冷静得像黄瓜一样。本来就爱脸红的人一旦又激动起来可真不是容易按捺的。妈妈还是一付从容不迫的神情，但心里也很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她想了一小会儿之后说到："我本人，凡·达恩夫人，也非常赞同如果一个人过分谦虚日子是不大好过的。我丈夫，还有玛格特和彼得是特别谦虚的人，但你的丈夫、安妮、你本人加上我如果不说刚好相反的话，起码也不是轻易就会被对方说服的人。"凡·达恩夫人："不过，弗朗克夫人，这我就不懂您的意思了；我是那么谦虚

宽容的人，你怎么还会对我有别的看法呢？"妈妈："我并没有特别说你什么，但是谁也不会说你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凡·达恩夫人："咱们还是把话说清楚吧，做个彻底的了结。我非常想知道我究竟哪儿让人觉得咄咄逼人了？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不照顾好自己，我很快就会饿死的。"

第21节：安妮日记(16)

这段荒唐的自我辩解惹得妈妈大笑起来。这可惹恼了凡·达恩太太，一连串挤眉弄眼的表情之后，她终究彻底哑巴了；接着她从自己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准备离开大家。

突然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你真应该看看她当时的样子。太倒霉了，就在她扭头的一刹那我刚好满面愁容地晃着脑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纯属情不自禁，我一直都埋头专心地在听他们的口舌大战哩。

凡·达恩太太转过身来开始甩出一连串粗俗的德语，非常下流、难听，那样子就像一个非常粗俗的红脸泼妇--场面真是壮观呀。要是我会画画，我真想把她的样子画下来：活生生的一个愚蠢而可笑的小人物!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算是懂得了一个道理。你只有在跟一个人有过一番热烈的接触之后才会真的了解他。然后，也只能在此之后你才能对他们的性格作出正确的判断。

你的，安妮。

1942年9月29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迪，

躲起来的人总会碰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的。你想象一下吧，没有专门的洗澡间，我们只能使用洗涤池，又因为办公室里（我总是用它指整个楼下）有热水，我们七个人就都会轮流享受这样豪华的待遇。

可是我们的性格又如此不同，有些人就是比另一些人谦虚很多，这样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成员就都为自己的沐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彼得占了厨房，尽管那里装的是玻璃门。每当他要去洗澡的时候他会走到我们每个人面前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半小时内不要从厨房经过。在他看来这样的告诫已经足够了。凡·达恩先生直接上楼；对他来说把热水搬到楼上去不算什么大麻烦，只要能享受在自己房间里的秘密就行了。凡·达恩太太目前干脆就不洗澡，她在等着看到底哪儿是最理想的场所。爸爸在那间私人办公室里洗澡，妈妈躲在厨房的火炉栏后面；而玛格特和我就只好在那间大办公室里搓搓算了。每到星期天下午那里的窗帘是得拉上的，所以我们只能摸着黑搓。

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太喜欢那块儿地方了，从上个星期开始我就在搜寻更舒服的角落。彼得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应该到大办公室的厕所里试试。在那里我能坐下来，开着灯，锁上门，端着水往身上自由自在地倒，还用不着担心有谁偷看。

星期天我首次享用了我那间美丽的浴室，尽管这听上去有点疯，但我觉得那是最理想的地方。上个星期水管工在楼下干活儿，想把办公室厕所里的下水管道挪到过道里去。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管子冻裂，因为

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水管工可没有给大家带来好受的滋味。我们不仅一整天不能打水，也不能上厕所。哎，现在也不怕丑了，就给你讲讲我们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吧；不过我可不是那种假正经，觉得这样的事情讲不得。

我们刚到这儿的那天，爸爸和我就临时造了个便壶；因为找不到更理想的容器，我们只好牺牲了一个玻璃坛子。水管工来的那会儿，所有大自然的馈赠在白天就都积攒在起居室的这些坛子里。我想这总比一整天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大气不敢出一口强多了吧。你可不晓得这对"呱呱小姐"来说有多么难熬。平时我就得小声说话；但更要命的是不能到处跑。一连三天坐下来我的屁股又平又扁，疼死了。还是睡觉的时候做了些锻炼管了用。

第 22 节：安妮日记(17)

你的，安妮。

1942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昨天我经历了惊险的一幕。八点钟门铃突然大声地响了起来。我当时蛮以为一定出事儿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可是后来大家说一定是街上的毛小子或者邮差什么的，我总算稍稍平静了一些。

这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安静。鲁文，一个小个子的犹太药剂师，帮克莱勒先生料理厨房里的事情。他对整栋大楼了如指掌，所以我们非常担心他哪天一不小心把头伸进那间旧厕所。我们安静得象老鼠一样。就在三个月前，有谁能想到性子急得像水银一样的安妮能一连好几个小时坐着一动不动，更要命的是，她现在还真能？

二十九号是凡·达恩太太的生日。尽管不能大肆操办，我们还是为她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聚会，准备了一顿精美的饭菜，她也收到了鲜花和一些小礼物。丈夫送了她红色的康乃馨；这显然是家庭惯例。有关凡·达恩太太的话题暂时搁一会儿，我得跟你讲讲她总在我爸爸跟前打情骂俏的事情，这让我越来越受不了。她一会儿撩撩他的头发，蹭蹭他的脸，一会儿把裙子往上拎一拎，嘴里说着自以为俏皮的话，想着法子吸引皮姆的注意。感谢上帝，皮姆既不觉得她有魅力，也不风趣，所以压根儿就不接她抛过来的绣球。妈妈就不会那样子对待凡·达恩先生，这只要看看凡·达恩太太的脸色就一清二楚了。

彼得也会时不时从他的坑里钻出来找找乐子。我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让大家也的确获得了不少快乐:我们都爱化妆。他会绷上一件凡·达恩太太的小礼服，而我就穿上他的西服。他戴顶礼帽，我就戴上鸭舌帽。大人们总会在一旁开怀大笑，而我们也能自得其乐。爱丽从比恩考夫给玛格特和我捎来了两条新裙子。材料烂得很，就像麻袋布一样，却分别值 24 和 7.5 盾。这跟战前比起来变化多大呀！

还有一件让我心里美滋滋的事情。爱丽已经给一些速记学校去了信，为玛格特、彼得和我预定速记函授课程。你就等着瞧吧，等到明年我们就都会是一流的专家了。能用密码写东西怎么说也是个了不起的本事呀。

你的，安妮。

1942年10月3日，星期天

亲爱的姬迪，

昨天又起波澜。妈妈气呼呼地跟爸爸讲了她对我的看法。接着就痛哭了一把。当然，我也搞了一把；可我心里还是烦透了。最后我告诉爸爸我对他的喜欢要远远大于妈妈，他却叫我忍着点，不能太过分。这怎么可能呢。要我在她面前一声不吭实在是太憋屈我了。爸爸希望我有空能主动帮帮妈妈，比如在她心情不好或头疼的时候；可我就是不愿意。

我正努力地学习法语，正在读《美人妮凡耐丝》。

你的，安妮。

1942年10月9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今天只有令人泄气的消息告诉你了。我们的不少犹太朋友正成批成批地被抓走。盖世太保对这些人一点情面都不讲，把他们装上牛车就拉到维斯特伯克去，那是位于德朗特的一个大型犹太集中营。维斯特伯克那边听起来真吓人：一百个人只能用一小间洗浴室，厕所都不够用。住宿也不分开，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睡在一起。由于这个缘故你就总能听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好多妇女，甚至小姑娘，只要在那儿呆上一阵子就肯定会怀孕的。

第23节：安妮日记(18)

逃跑是不可能的；集中营里绝大部分人只要一看他们剃平了的头和一副犹太人的长像就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在荷兰已经这么糟糕了，可想而知那些被送到更远更荒凉地方的人们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猜想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被杀死了。英国电台说过他们被毒气毒死了。

或许那还是最快的死的办法。我心里慌乱极了。梅爱朴跟我讲这些可怕的故事的时候我都快撑不住了;她自己也紧张得要死。她说就在最近，一个可怜的跛腿犹太老妇整天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有人告诉她就在那儿等盖世太保，说盖世太保已经去开车子了，再过来把她带走。这个可怜的老人被冲着头顶的英国飞机扫射的机关枪吓坏了，还特别害怕探照灯刺眼的光束。但是梅爱朴不敢带她过来；谁也不敢冒这个险。德国人动起手来是一点人情都不讲的。爱丽也寡言少语：她的男友已经去了德国。她担心从我们房子上头飞过的空军会把炸弹扔到迪尔克的头上，那些炸弹都有百万公斤重。人们居然还会开得出这么低级的玩笑，"他是不大可能弄到一百万的"，或者"只要一颗炸弹就能搞定了"。迪尔克当然不是唯一被迫去德国的人，每天都有整车皮的小伙子被送往德国。要是他们在途中的某个小站停一会儿，他们中有些人就会趁人不备侥幸逃走；估计真正逃走的人也不会有几个。哎，我的坏消息还没说完哩。你听说过人质吗？那是最新的惩罚怠工的办法。你真想不出那有多可怕。

无论多么有身份的市民，或是无辜百姓，全都被投进大牢里等死。要是追查不到煽动怠工的人，盖世太保立刻就会随便拉五个人质往墙上一靠。死刑判决书往往都是当场一挥而就的。所有这些暴行都被说成是"致命的事故"。真是好人呀，德国人！想想吧，我自己竟然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不，希特勒早就抢走了我们的民族。实际上，德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敌人。

你的，安妮。

194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我忙死了。我刚刚翻译了一章《美人妮凡耐丝》，还记下了生词。接着又作了一些讨厌的数学题，学习了三页纸的法语语法。每天我都极不情愿做这些数学题，爸爸也说它们很讨厌。我的数学都快要比他强了，尽管我们俩谁也不怎么样，还要经常去找玛格特。但在速记方面我是咱们三个人当中学得最快的。

昨天我读完了《突袭》。很有意思，不过跟《朱普特·赫尔》比起来就差远了。说实在的，我认为西西·凡·马克思韦尔特是一流的作家。将来我肯定会让自己的孩子读她的书的。妈妈、玛格特和我又粘乎上了，真的比以前亲热多了。昨晚玛格特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真的很挤，但也是乐趣所在。她问我能不能读我的日记。我说"行，起码有些可以"；我又问能不能读她的，她说"行"。接着我们就聊起了将来。我问她打算干什么。但她不愿说，说要绝对保密。我猜是跟教书有关的，我也不好说自己对不对，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真是的，我的好奇心就有这么大吗？

第 24 节：安妮日记(19)

今天早晨我躺在彼得的床上，刚跟他追打了一通。他后来跟我生气了，我可不在乎。哪怕他有一次对我好一点儿也行呵；怎么说我昨天也给了他一个苹果呵。

我问玛格特她是不是觉得我长得很丑。她说我很有味道，眼睛挺漂亮的。多含糊呵，你说呢？

下回见。

你的，安妮。

1942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迪，

我的手还在抖，尽管离我们受惊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我得先说明在这幢房子里一共有五个灭火器。我们预先知道有人要来灌这些灭火器，但并没有人告诉我们究竟那木匠或随便你叫他什么鬼人到底什么时候来。

结果是我们毫不收敛地大声嚷嚷直到我突然听到我们书橱对面的楼道里传来了叮当的锤子声。我立刻想起了那个木匠，并且告诫爱丽不要下楼，她当时正在和我们吃饭。爸爸和我在门边上站岗，好听清楚那

人到底什么时候离开。大概折腾了一刻钟之后，他把锤子和工具就放在我们的碗柜上方（这是我们估计的），接着我们便听到了敲门声。我们的脸一下子全白了。莫不是他终于听到了什么动静，想到我们的秘密洞穴里来勘探一把。看来很像是这么回事儿。接着是敲门声，拉动声，又推又撬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想到这个不速之客马上就要发现我们这个美丽的密室我就快晕倒了。就在我以为我的末日即将来临前的最后一刻，我听到了库菲尔斯先生的声音，"开门，是我。"我们立刻把门打开。原来是拉住碗柜的钩子卡住了，晓得秘密的人是可以解开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才没有人预先告诉我们那个木匠的情况。那个人当时已经下楼去了，库菲尔斯是想来找爱丽的，可怎么也打不开书橱。跟你说吧，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当时在我的想象中那个企图要破门而入的人越长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巨人，变成了一个从地球上走过的最可怕的法西斯。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老天保佑这回一切平安。星期一我们还是过得很快活。梅爱朴和亨克在这里过了夜。玛格特和我睡到爸爸和妈妈的房间里，这样凡·桑滕斯就可以睡在我们的房间。伙食好极了。有个小插曲，爸爸的灯保险丝突然烧了，转眼间我们全都坐在黑暗里。怎么办呢？房子里是有一些保险丝，但装保险丝的盒子就搁在那间黑乎乎的储藏室的最里面，这一下子黑了灯要找到它可不是件好差事。但男人们还是勇往直前，十分钟后我们再次把蜡烛吹灭。

今天早晨我起得很早。亨克德八点半离开。一顿舒适的早餐过后梅爱朴下了楼。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她很高兴用不着骑单车上班了。下个星期爱丽会来过上一夜。

你的，安妮。

第 25 节：安妮日记(20)

194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我特别担心，爸爸病了。他发高烧，出了红疹子，很像麻疹。多可怜，我们连医生都不能叫！妈妈正在让他出汗。但愿他的温度能降下来。

今天早上梅爱朴告诉我们大家凡·达恩家的家具全都被人搬走了。我们还没有告诉凡·达恩太太。她的神经已经够紧张的了，我们实在不愿再去听一番她对落在家里的那些可爱的瓷器和漂亮的椅子的哭述了。再漂亮的东西我们又有谁不是非得落下哩；那么现在再来诉苦又有什么用呢？

最近我可以读更多的成人书籍了。现在我正在读尼柯·凡·苏赫泰伦的《夏娃的青春》。我看不出它和校园女生流行的爱情小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确实里面有一些女人在黑街上把自己卖给陌生男人的描述。为此她们可以得到一些钱。这样的事情要是落在我身上可真是丑死了。书上还说夏娃每个月都来例假。噢，我也多么想来呵；那应该挺要紧的。

爸爸从大书柜里找来了歌德和席勒的戏剧。他打算每晚都读给我听。我们已经从《唐·卡洛斯》开始了。

学着爸爸的好榜样，妈妈也把她的祈祷书塞到我手上。为了给她面子我还是读了一些用德语写的祷文，

它们的确很优美，但就是不对我的胃口。干嘛她非要强迫我也虔诚呢，就像强迫她自己一样？

明天我们将第一次生火。我想我们会被烟呛死的。烟囱已经好多年没有清扫过了，但愿那东西还能抽风。

你的，安妮。

1942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迪，

妈妈特别烦躁，而她一烦躁就总预示着我又要遭殃了。难道只是碰巧每一件事情爸爸妈妈都不会怪玛格特，却总把气撒在我身上？比如说昨天晚上：玛格特正在读一本配有很漂亮的插图的书；然后她起身上了楼，书就搁在那儿打算回头再读。我当时正闲着没事儿。就顺手捧起那本书开始看那些图画。玛格特回来了，看见"她的"书竟在我的手上，皱了皱眉头就朝我要书。我只是想再多看一小会儿，玛格特却越来越气。接着妈妈过来了："把书给玛格特；人家正读着哩，"她说。爸爸走了进来。他甚至连怎么回事儿都不知道，只看到玛格特那张委屈的脸便立刻冲着我说："我倒是想看看要是玛格特拿了你正在看的书你会说什么！"我立刻就蔫儿了，放下书离开了房间--生气了呗，他们肯定这么想。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儿，我既没有生气也不是被得罪了，就是觉得悲惨。爸爸连为什么争吵都不晓得就作结论是不对的。我自己本来是会把书还给玛格特的，要是爸爸和妈妈不干涉的话会快得多。他们立刻就护着玛格特，就好像她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很显然妈妈是玛格特的靠山；她和玛格特总是狼狈为奸。我已经太习惯了，所以对妈妈的唠叨和玛格特的情绪毫不在乎。

我爱她们；但仅仅因为她们是妈妈和玛格特。对爸爸就不同了。要是他抬举玛格特，同意她做什么，表扬她，爱抚她，我心里总是很烦躁的，但那是因为我爱爸爸。他是我崇拜的人。这世上除了他我谁也不爱。现在玛格特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最甜蜜、最可爱的姑娘。但我总觉得我也有点资格被大家当回事儿的。在家里我总是劣等生、低能儿，对自己的过错我总要付出双倍的代价，除了挨骂，还要受到感情上的伤害。现在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明显的偏袒了。我想要的有些东西是爸爸没法给我的。

第 26 节：安妮日记(21)

我不嫉妒玛格特，从来就没有过；我不嫉妒她的美貌。我只是渴望爸爸对我真实的爱：不仅仅把我当作他的孩子，就是我--安妮，我自己。

我这么黏爸爸因为只有通过他我心里才能残留一点家的感觉。爸爸不明白有时候我就是故意要借妈妈来发泄自己的感情的。他总是闭口不谈这些；只要一有可能提到妈妈的缺点他就会回避。但同样是这个妈妈，同样是她的缺点，对我来说却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一切憋在心里。我当然不能总是把心思放到她的不爱干净、她的刻薄、她的呆板上，但我也无法相信自己总是错的。

我们几乎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冤家对头；所以动不动我们就会拿对方出气。我不想对妈妈的性格作断言，因为那是我没有能力做的事情。我只能把她看作一个妈妈，但对于我她却很失败；我只能自己作自己的妈

妈。我已经把自己跟他们都分开了；我是自己的船长，终有一天我会看到我能停泊的岸。所有这些感受都是那么真切，因为在我心灵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个完美的母亲和妻子应该的样子；而在这个我应该叫她"母亲"的人身上我却找不到那个形象的影子。

我总是不断地下决心不去留意妈妈的毛病，我只想看到她好的一面，想在我自己身上寻找在她身上找不到的东西，可那不管用。更糟的是无论爸爸还是妈妈都不明白我生活中的这块空缺，为此我要怪他们。我真的怀疑究竟有没有人能做到让他们的孩子完全满意。

有时候我相信上帝是存心要考验我，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优秀，既没有榜样也没有忠告。将来我一定会更强大的。

除了我自己谁还会来读这些信呢？除了自己我还能向谁寻找安慰呢？我常常觉得自己需要安慰，因为我常常觉得虚弱，对自己不满意；我的缺点太多了。我知道这一切，每一天我都在努力改造自己，一次又一次。

我得到的待遇真是变化太大了。某一天的安妮还是那么聪明，有可能懂得一切道理；而换了一天的我就会听到安妮只不过是只愚蠢的小山羊，什么也不知道，却自以为从书上学到了很多了不起的东西。我再也不是一个婴儿或被宠爱的小乖乖了，无论她做什么也不会再被人嘲笑了。我有自己的观点、计划和想法，尽管我还没办法用嘴巴说出来。呵，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么多的事情在我内心里翻滚，不得不去忍受那些已经让我受够了的人，那些总是误解我的心思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最终要回到我的日记上来的原因。这里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终点，因为姬迪总是那么耐心。我向她保证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要通过她找到自己的道路，吞下自己的眼泪。但愿我已经能看到结局，或许偶尔能从爱我的人身上得到鼓励。

不要谴责我；要记住有时候我也会到达爆发点的。

你的，安妮。

1942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

第 27 节：安妮日记(22)

亲爱的姬迪，

昨天是彼得的生日，他十六岁了。他得到了一些漂亮的礼物，其中有一套"独霸"游戏、一副剃须刀和一个打火机。倒不是说他很能抽烟，只是装装样子罢了。

最大的新闻是凡·达恩先生带来的，一点钟的时候他宣布英国已经占领了突尼斯、阿尔及尔、卡萨布兰卡和奥兰。"这是结束的开始，"大家都这么说，可是丘吉尔，那位英国的首相，他大概在英国也听到了类似的言论，却是这么说的："这不是结束。这甚至都不是结束的开始。但也许，这是开始的结束。"你看出区别来了吗？当然是有理由乐观的。斯大林格勒，那座俄国的城市，他们已经守卫了三个月了，还没有落入德国人的手中。

还是回到我们的密室里来吧。我得跟你讲讲我们的食物供应。你晓得的，在我们楼上有一些真正贪吃的猪。我们从一位好心的面包师那里买面包，他是库菲尔斯的朋友。当然了，我们不可能比我们从前在家里的时候弄得更多。但已经足够了。我们已经通过黑市买了四张配给卡。它们的价格一直在上涨，现在已经从二十七盾涨到了三十三。不过是为了一张小小的印刷纸片！为了在房子里做些必要的储备，除了已有的一百五十听蔬菜之外。我们还买了两百七十磅干豌豆和大豆。它们不都是给我们的，有一些是给办公室里的人的。它们用麻袋装着就挂在我们的小过道里的钩子上（就在暗门里面）。因为东西很沉，有几处麻袋上的缝线已经绷断了。所以我们决定最好把冬天的储备放在阁楼里，而彼得承担了把它们拖上去的重任。

一共六个麻袋他已经完好无损地搬上去了五个，就在他正忙着往上拽第六个的时候，麻袋底下的缝线突然散了，一阵细雨，不，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棕色的大豆稀里哗啦地从楼梯上倾泻下来。袋子里大约有五十磅豆子，那声音大得足以把死人吵醒。楼下的人还以为整幢老房子连同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冲着他们砸下来。（感谢上帝房子里当时没有外人。）彼得着实有一阵子吓呆了。紧接着一阵爆笑，特别是当他看到我刚好站在楼梯底部，就像一片豆子的海洋中央的一个小岛。我整个人一直到脚踝都被豆子包围了。我们立刻动手捡豆子。可豆子又滑又小。好像能滚进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角落和缝隙里。现在每次有人下楼都会弯下腰来一两次，为的就是给凡·达恩夫人献上一把豆子。

我差点忘了说爸爸已经好多了。

你的，安妮。

又：刚刚从收音机里获悉阿尔及尔已经沦陷。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已经有好几天在英国人的手里了。现在我们都盼着突尼斯的好消息。

1942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迪，

重大新闻------我们要吸收第八个成员了。是真的！我们一直都觉得有足够的空间和食物再多装一个人。我们只是担心再给库菲尔斯和克莱勒添麻烦。可是随着我们听到的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恶劣，爸爸还是找来那两个人，必须做出决定，而他们也认为这是个绝妙的计划。"七个人跟八个人都一样危险，"他们说，言之有理。决定作出之后，我们立刻把我们的朋友圈子想了个遍，想确定究竟哪个人最适合走进我们的"大家庭"。最终的人选不难确定。在爸爸否决了所有凡·达恩家的成员之后，我们选定了一个名叫阿尔伯特·杜塞尔的牙医，他的妻子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就很幸运地出国了。据说他是个很安分的人，仅从我们和凡·达恩先生与他最泛泛的交往来判断，两家人一致认为他是最理想的人选。梅爱朴也认识他，所以将由她来安排他到我们这边来。如果他来了，他将睡在我的房间里，而玛格特会睡那张行军床。

第 28 节：安妮日记(23)

你的，安妮。

194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当梅爱朴告诉杜塞尔她已经给他找了个藏身的地方的时候，他快活极了。她告诫他要尽早过来。最好是星期六。但他觉得那恐怕成问题，因为他得先给他的卡片索引换日期，然后去看望几个病人，还要把帐结清。梅爱朴今天早晨过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们。我们都觉得他推迟时间是不明智的。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得跟一大堆人作解释，而这是很费神的。梅爱朴正要去问他到底星期六能不能过来。

杜塞尔说不能；他说要星期一过来。要我说他真是疯了，这个时候，这样的事情还不赶紧，管它手头上在忙什么哩。要是他在外面被逮着了，那他还能忙活他那些卡片、索引，钱和病人吗？为什么要拖延呢？我觉得爸爸让步是愚蠢的。没有其他情况了--

你的，安妮。

194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迪，

杜塞尔到了。一切顺利。梅爱朴告诉他一定要在十一点钟邮局前面指定的地方等人来接。杜塞尔准时地出现在约定的地点。库菲尔斯先生，他也认识杜塞尔，走上去跟他讲原先说好来接他的那个先生来不了了，问他可不可以直接去办公室找梅爱朴。接着库菲尔斯上了电车，回到办公室，而杜塞尔朝同样的方向步行。梅爱朴帮他脱下外套，这样就不会有人看见那颗黄星了，接着领他进了私人办公室，库菲尔斯陪他一直聊到那个打杂的女工走了为止。然后梅爱朴借口要去私人办公室拿什么东西，领着杜塞尔上了楼，她打开旋转书架当着晕头转向的杜塞尔的面走了进去。

我们都围坐在楼上的桌子旁，正等着用咖啡和上等白兰地迎接这位新到的客人。梅爱朴首先把他领进了起居室。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们的家具，但他当时决不会想到我们这一帮子人就在他的脑袋上方。当梅爱朴把真相告诉他以后，杜塞尔惊得都快晕死过去了。好在梅爱朴没给他多少晕乎的时间就直接领他上了楼。

杜塞尔一屁股倒在椅子里，一句话不说，把我们一一打量了一番，就好像他刚刚才认识我们似的。片刻过后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可是......你们不是，在比利时吗？军车没来吗，那天，逃跑没成功吗？"

我们向他解释了一切，告诉他我们有意散布了士兵和军车的事情，就是想糊弄外人，特别是德国人，不想让他们发现我们。

杜塞尔再次被这一绝妙的设计弄得哑口无言，待他稍稍回过神来之后，他开始细细地打量我们这个超级实用的精致的"密室"，除了惊讶还是不发一言。

我们一起吃了午饭。随后他打了个盹儿，再起来跟我们喝茶，把自己的东西整了整（梅爱朴已经提前帮他把东西拿过来了），特别是在他收到了下面这份打印出来的"密室条例"（凡·达恩制作）之后，他就更有在家的感觉了。

"密室"创意：

作为犹太人及其同类临时居所而设立的特殊机构。

第29节：安妮日记(24)

全年开放：这里美丽、安静，远离森林，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心脏地带。可乘13和17路电车抵达，也可开车或骑自行车。特殊情况下，如果德国人禁止使用上述交通方式，也可步行。

住宿：免费。

特殊训练：免费减肥。

自来水：浴室及墙里墙外均有供应（天呐，不能洗澡）。

储藏室：特大，可供各类物资的储存。

私有电台：可直接与伦敦、纽约、特拉维夫及其它各电台联系。本服务仅供房客晚6:00后可以享用。所有电台开放，须知除播放古典音乐节目外，

不得收听德国电台。

休息时间：晚10:00到次日早晨7:30。星期天10:15。如条件允许，房客白天可以休息，谨遵指令。为公共安全计，休息时间必须高度警惕！！

假日：（户外）无限延期。

语言的使用：所有时间小声说话，这是命令！所有文明的语言都可以使用，所以当然不得使用德语！

课程：每周一次书面速记课。英语、法语、数学和历史为常规课。

小型宠物：有特殊部门负责（需申请）。必须善待一切宠物（害虫除外）。

就餐时间：早餐，除星期天和银行节假日外每日上午9:00。逢星期天和银行节假日约为上午11:30。午餐，少吃，下午1:15到1:45。晚餐，冷或热食，无确定时间（依新闻广播而定）。

义务：房客必须随时参与公共事务。

沐浴：星期天从上午9:00开始洗涤池对所有房客开放。也可选用厕所，厨房，私人办公室或主办公室，随性而定。

酒精饮料：谨遵医嘱。

--完--

你的，安妮。

194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杜塞尔真是个很好的人，正如我们大家所设想的那样。和我分享小卧室在他看来当然不成问题。

说实话我是不太情愿陌生人使用我的东西的，但只要有恰当的理由，人们还是应该随时做些牺牲的，所以我很乐意帮些小忙。"要是我们能救一个人，其它的一切就都是次要的问题，"这是爸爸说的，绝对正确。

杜塞尔来的第一天就立刻问了我一大堆问题：那个打杂女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浴室？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卫生间？你可能会觉得好笑，但这些事情在一个藏身的地方可没那么简单。白天我们决不能吵闹，以免被楼下的人听见；要是有外人在，比如说那个打杂的女工，那我们就得格外小心。我把这一切都非常仔细地对杜塞尔作了解释。但有件事情真把我逗乐了：他的反应实在是太慢了。每件事情他都要问两次以上，但看样子还是记不住。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会慢慢好起来吧，眼下也只是突然的变化令他特别不安。

除此之外一切顺利。杜塞尔跟我们讲了好多外面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久违了。他讲的都是些让人难过的消息。无数朋友和熟人全都遭受了可怕的命运。一晚又一晚灰绿色的军车隆隆地从大街上驶过。德国人挨家挨户地追查每幢房子里有没有犹太人。要是有的话，那么全家人就都得立刻动身。要是没找到什么人，他们就会接着去下一幢房子。除了躲起来没有人能逃脱他们的追捕。他们大都拿着名单穿街走巷，也只有在他们确信能大捞一把的情况下才会按门铃。有时候他们也会为了钞票放人，每个人的价格可高了。这一切看起来很像过去对奴隶的搜猎。但这绝对不是闹着玩的；太悲惨了。晚上天黑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排排善良的人们身后跟着哭喊的小孩没完没了地往前走，由一两个家伙看着，对他们拳脚相加直到他们快要摔倒为止。无人能幸免，老人、婴儿、孕妇、病人，全都加入到死亡的行列中。

第 30 节：安妮日记(25)

我们能躲在这儿有多幸运呵，受到这么好的照顾，无人打扰。除了眼望自己最亲近的人受到伤害却无能为力带来的焦虑之外，我们用不着为任何事情操心。

睡在温暖的床上我都觉得自己有罪，我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们有的可能已经被打倒，有的可能在这样寒冷的夜晚掉进了某个下水道里。一想到最亲密的伙伴可能已经落入了人世间那些最凶残的畜生的魔爪我就不寒而栗。全都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啊！

你的，安妮。

194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我们谁也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承受这一切。关于犹太人的消息直到现在才开始钻入我们的内心，我们都觉得最好还是尽力保持乐观的心情。时不时地，每当梅爱朴说出某个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妈妈和凡·达恩太太总会难过地哭起来，这让梅爱朴觉得还是不要跟我们讲那么多的好。可是杜塞尔立刻会被逼着追问各方面的详情，他跟我们讲的那些故事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让人想忘都忘不掉。

但只要这些恐怖的故事在我们脑海里的印象稍稍淡去的时候，我们就还会继续彼此开着玩笑，打打闹闹。面对目前的处境终日愁眉苦脸不仅对我们自己毫无益处，也帮不了外面的人。把我们的"密室"变成一个"愁苦的密室"就是我们的目的吗？无论我在做什么都非要想着那些在外面的人吗？假如某件事情就是想让我笑，我难道就非要立刻忍住并为自己的快活而感到羞耻吗？难道我就该整天哭丧着脸吗？不，我不能那么做。再说了，也总会有愁苦消散的时候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愁苦，不过是纯个人的，只是跟我刚刚跟你讲过的那些悲惨和不幸比起来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最近我开始觉得自己很孤独。我被巨大的空虚包围着。以前我从没有过这种感觉，我的快活，我的顽皮，终日我的脑子里全都是我那些可爱的女友们。现在我不是想着让人郁闷的事情就是想着自己。如今我总算发现，尽管爸爸的确是个很可爱的人，但他决不能代替全部那些逝去的日子在我心中留下的记忆。可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愚蠢的事情来烦你呢？我真是个望恩负义的人啊，姬迪，这我晓得。可是只要我稍微多想一点，我的脑子立刻就会漂浮起来，最要命的是我还不得不去想所有那些悲惨的遭遇！

你的，安妮。

194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迪，

我们的电用得太多了，超过了我们的配给。结果是我们必须得非常节约着用，否则就有可能断电。想想吧，连续两个礼拜没有灯，想着倒是挺快活，但说不定根本就用不着哩！下午四点或四点半一过天就黑得没法读书。我们用各种疯狂的方式来打发时间：猜谜，在黑暗中锻炼身体，讲英语和法语，评论书籍。但所有这一切终会有腻味的时候。昨晚我有了新发明：用一付高倍双筒望远镜偷看我们后边的人家里亮灯的房间。白天甚至把窗帘拉开一厘米的缝隙都不行，但天黑以后就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我以前从来都不晓得邻居原来都是这么有意思的人，最起码我们的邻居是这样的。我发现一对夫妇在吃饭，有一家人正忙着放电影；对面的那个牙医正在伺候一个老太太，看他的样子显然受惊不小。

第 31 节：安妮日记(26)

大家总说杜塞尔先生跟小孩子处得特别好，特别喜欢他们。现在他总算展露了他的英雄本色：一个十足老掉牙的教官，一个训起人来没完没了的传教士。

我真是好命呵！竟然能跟一位尊贵的爵爷同处一室--而且还是那么小的房间。既然我被公认为是三个小孩中最不听话的一个，我就一切都得忍着，都得装聋作哑，为了逃避那些老套的没完没了的斥责和告诫。可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真是个让人恐怖的告密者，他随时都会偷偷摸摸地跑到人家的妈妈跟前去说一通。结果这边才刚挨了他一顿训，妈妈又会再来一次，风力和上一次一样强劲，紧接着，如果我够幸运的

话立刻还会被叫到凡·达恩太太面前作一番必要的陈述，那可就是实实在在的飓风了！

说实在的，你可千万别以为要当好一个躲藏起来的超级挑剔的大家庭里的"坏教养的"核心人物是件容易的事情。晚上当我躺在床上回想着那么多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和毛病的时候，我会越想越糊涂，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全看我当时的心情了。

然后我就会在一种呆乎乎的状态中睡着了，还念念不忘自己现在到底怎么样，该不该这样；我到底想怎么样，该不该那样。噢，苍天在上，我现在把你也拖进了泥潭。原谅我吧，我不喜欢随随便便把写好的东西划掉，特别是在如今纸张短缺的情况下更不应该浪费纸。所以我只能恳求你最后那段话就别读了吧，当然也别去弄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终究不会明白的！

你的，安妮。

1942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迪，

今年的哈努卡节①和圣·尼古拉节差不多同时过，只差一天。光明节我们没有死命折腾，只给每个人送了点小礼物，点了蜡烛。因为蜡烛紧张所以我们也只点了十分钟，但是只要能唱歌这也就足够了。凡·达恩先生做了一个木头的蜡烛架，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星期六，也就是圣·尼古拉节之夜，特别快活。梅爱朴和爱丽跟爸爸小声嘀咕了好半天，惹得我们都很好奇，我们也自然地以为一定要出什么事儿了。

果真如此。八点整我们一行在一片黑暗中依次沿着木楼梯下去穿过过道进入了那间黑乎乎的房间（我还真的有点害怕，但愿还能安全返回）。房间里没有窗户，我们可以点上灯。一切就绪，爸爸打开了那个大厨柜。"噢！太漂亮了，"我们全都欢呼起来。柜子的角落里立着一个用圣·尼古拉纸装饰的大篮子，顶上还有一付黑彼得的面具。

我们立刻拎着篮子上了楼。每人都有一份可爱的小礼物，还配了一首可爱的诗。我得了一个洋娃娃，她的裙子是一个可以用来盛小玩意儿的口袋；爸爸得到了一付书挡，玲琅满目。怎么说这可都是个好主意，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过过圣·尼古拉节，这样的开始真是好。

你的，安妮。

194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第 32 节：安妮日记(27)

凡·达恩先生以前是做肉、香肠和香料生意的。也正是他在这方面的学问爸爸才请他共事的。现在他可要为我们展示一把他在香肠方面的才艺了，实在不赖。

我们采购了很多肉（当然是私下交易），以备不时之需。首先看一块块的肉从绞肉机里钻过去就很好玩儿，两三趟之后，再往绞好的肉里添加所有的配料搅拌，再用一个喷嘴往肠子里灌，香肠就是这么做的。当天的晚饭我们吃的就是炸香肠肉外加泡菜。但戈尔德兰香肠一定要先彻底晾干，所以我们就把它们挂在用线绑在天花板上的一根杆子上。每个走进这个房间的人只要瞥一眼那一串串香肠的阵势就忍不住要笑起来。它们的样子实在是太滑稽了！

房间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凡·达恩先生敦实的身体上绑着一圈他老婆的围裙（看起来比他实际的样子胖多了！），正忙着弄肉。他手上沾满了血，脸红扑扑的，围裙上斑斑点点，看起来活像个屠夫。凡·达恩太太则同时要忙活好几样事情，从一本书上学荷兰语，搅和肉汤，盯着已经做好的肉，还得不停地因为受伤的肋骨哀声叹气。凡是喜欢用一些可笑的锻炼来瘦臀的上了年纪的妇女都这样！

杜塞尔的一只眼睛发炎了，正在炉火边用春黄菊茶清洗。皮姆则摇摇晃晃地坐在一把椅子里，从窗户射进来的一束阳光照在他身上。我想风湿病还在折磨着他吧，因为他弓着身子坐在那儿，一脸苦相地看着凡·达恩先生干活儿。他看上去真像老人院里的干瘪老头。彼得正在房间里围着他的猫练杂技。妈妈，玛格特和我在削土豆皮，当然了因为我们的心思全放在了凡·达恩先生那头，谁也没把自己手上的活儿干好。

杜塞尔的牙科总算开张了。为了调调胃口，就让我来给你讲讲他的第一个病人吧。妈妈当时正在熨衣服；凡·达恩夫人则第一个接受了严峻挑战。她勇敢地走上去坐在房间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杜塞尔先生则开始一本正经地打开他的药箱子，找我们要了点科隆香水当消毒用，要了凡士林代替蜡。

他打量着凡·达恩太太的口腔，盯上了其中的两颗牙齿，一碰，凡太太立刻皱起了脸，一副快要断气的样子，一边发出断断续续的惨叫声。经过漫长的检查之后（只是凡·达恩太太这么以为，实际时间其实还不到两分钟），杜塞尔开始刮洗其中的一个窟窿。别，别害怕呀--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只见病人胡乱地朝着四面八方又抡胳膊又蹬腿，直到杜塞尔突然撒了手--完了，刮刀卡在凡·达恩太太的牙齿里了。

这回油块儿真是掉到火堆里了！她大叫起来（有这样的仪器卡在嘴里，你可以想想那声音有多大吧），拼命地想要把那东西从嘴里拔出来，结果却越弄越深。杜塞尔先生双手叉着腰站在一旁平静地观赏着眼前的这幕小喜剧。其他的观众再也忍不住了，破口大笑起来。我们可真是坏，因为要是换了我自己我敢肯定叫的声音一定会更大的。一顿扭曲，蹬踢，尖叫和哀嚎之后，她总算解放了，而杜塞尔先生也接着干他的活儿，整个儿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第 33 节：安妮日记(28)

这回他利落极了，凡·达恩太太也没有时间再玩什么新花样。不过他这一辈子恐怕都没有碰到过这么多帮忙的人。其中有两位助手贡献特别大：凡·达恩和我表现尤佳。整个场景看上去就像中世纪时期的一幅画，画的名字是"在工作的江湖郎中"。不过与此同时，病人可没有那么多耐心；她还得把一只眼睛留给"她的"汤和"她的"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近期内凡·达恩太太肯定是不会再来求医了！

你的，安妮。

1942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天

亲爱的姬迪，

我正舒舒服服地坐在大办公室里，透过窗帘缝看着外面。已经是傍晚了，但光线还可以让我给你写信。

看着匆匆走过的行人，那景象真是奇妙。他们看上去一个个都好像特别匆忙，好像随时都会摔倒似的。那些骑着自行车的人，你的眼睛简直都跟不上他们的速度。我甚至连骑车子的人是男是女都来不及看清楚。

住在附近的人样子可不大雅观。特别是小孩子特别脏，你就是握着根长杆子都不会想碰他们一下。都是些真正的贫民窟的小鬼们，一个个拖着长长的鼻涕。他们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昨天下午玛格特和我就在这洗的澡，我说，"想象一下，我们就从这儿用鱼竿把那些走过去的小孩子一个一个钓上来，给他们每个人洗个澡，抹个脸，把他们的衣服补一补再放他们走，然后再......"玛格特打断了我，"到明天他们就还会跟从前一样脏一样破烂的。"

但我讲的其实都是废话，何况可以看的东西还有的是，汽车，轮船，还有雨。我特别喜欢电车开动时发出的尖叫声。

人们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就像木马一样转呀转呀，从犹太人转到吃的，再从吃的转到政治。说到犹太人，我想顺便告诉你，昨天我透过窗帘看到两个犹太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实在是一种可怕的感受，就好像自己背判了他们一样，眼睁睁地在一旁观望着他们的悲惨。就在对面有一户船屋人家，里面住着船夫和他的家人。他有一条喜欢叫唤的狗。只要一听那叫声，瞥见它的尾巴，我们就知道是那条小狗，我们总看见它终日在码头上闲荡。呜！现在开始下雨了，大部分人都躲在雨伞底下。除了雨衣和一晃而过的某个人的帽沿儿我什么也看不见。其实我也用不着看到更多的东西。慢慢地我已经能够瞥一眼就能认出所有的女人，有被土豆撑肥了的，有穿着或红或绿的大衣的，还有破烂的高跟鞋和她们胳膊底下夹的包。她们的脸看上去或恶或善，全要看他们丈夫的脾气怎么样了。

你的，安妮。

1942年12月22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迪，

"密室"里传来了喜讯，圣诞节每人将额外得到四分之一磅黄油。报纸上说的是半磅，但只有那些好命鬼才能从政府那里领到他们的配给本，躲起来的犹太人就别想了，他们只能从黑市上买到四本配给本，而不是八本。

第34节：安妮日记(29)

我们全都忙着用各自的黄油烤点儿什么。今天早晨我烤了些饼干和两块蛋糕。大家都在楼上忙活，妈妈已经跟我讲了所有家务活儿干完之前不准我上去干活儿或看书。

凡·达恩太太带着瘀伤的肋骨躺在床上，一整天都在抱怨，不停地忙着给自己换新衣服，可没有一件能让她满意的。我真希望她能够重新下床来收拾她自己的东西，因为这是我必须对她说的话；她是特别勤快和爱整洁的人，不仅如此她的身心都健康极了。听了这些她也真的很高兴。

就好像白天我还没有听够"嘘-嘘"声似的，都嫌我太吵闹，我卧室里的绅士同伴现在晚上也会不停地跟我嚷着"嘘-嘘"声。在他看来，我最好连翻个身都不要才好！我可不会把他这些无聊的忠告放在心上，没准儿下一次我也还他一串"嘘-嘘"。

他可真让我受不了，特别是到了星期天，他一大早就会拉亮灯开始锻炼身体。那架势就好像要练上几个小时，而我呢，可怜的受气包，只能感受着我床头的那些用来加长床铺的椅子不停地在我熟睡的脑袋下滑来滑去。最后两下子用来放松肌肉的猛烈的挥手动作之后，他总算停了下来，接着我们的爵爷开始洗漱。他的裤子吊吊着，所以他得不停地提一提。但是他把自己的领带落在桌子上了，结果他又会狂奔回来，蹭得那些椅子又一阵噼里啪啦。

关于这位长者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来烦你了。我知道怎么弄也无济于事，为了求太平我只得放弃所有那些复仇的计划（比如把灯拉掉，关死门，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噢，看我变得多么通情达理！在这里每个人每件事情上都得理智点儿，得学着服从，闭嘴，帮忙，乖一点儿，让着点儿，别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看要不了多久我的脑子就得用完了，问题是我也还没有积攒多少呵。等到战争结束了我恐怕就什么也不剩了。

你的，安妮。

1943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迪，

今天早晨一切又开始来烦我了，所以什么事情也做不顺当。

外面可怕极了。不分白天黑夜越来越多的可怜人被拖走，身上除了一个帆布包和一点点钱什么都没有。有时候就连这点财物在半道上也会被夺走。一个个家庭被拆散，男人，女人和孩子全都被强行隔离开。放学回来的小孩儿发现自己的爸爸妈妈不见了。买东西回来的女人发现家里的门紧闭着，家人却不见了。

荷兰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的儿子全都被送去了德国。人心惶惶。

每天晚上成百的飞机从荷兰的上空飞过，飞去德国的城镇，那里的大地被一枚枚炮弹犁开，在俄国和非洲每一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死。没有人躲得开这一切，整个地球沉浸在战火硝烟中，尽管盟军愈战愈勇，但结束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而我们是幸运的。真的，我们比千百万的人要幸运。这里安静、安全，怎么说哩，我们全靠吃老本过日子。我们甚至自私地聊着"战后"，一想到穿上新衣服新鞋子就神采飞扬，其实我们真应该节约每一分钱帮助别人，节约战火劫掠过后的残余。

第 35 节：安妮日记(30)

这里的孩子只穿着薄薄的褂子和木鞋跑来跑去，没有大衣，没有帽子，没有袜子，也没有人来帮助他们。他们的肚子空空的，只嚼一根陈年的胡萝卜，忍受着剧痛。他们从冷冰冰的家里走进冷冰冰的街道，等到了学校，走进的还是冷冰冰的教室。哎，荷兰的处境竟然也会糟成这样，无数的小孩儿拦住路人只为讨一块面包。战争带来的痛苦我还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但要真那样的话我恐怕连自己也不想活了。我们能做的仅仅是静静地等待，等着悲惨的结束。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等待，全世界在等待；还有许多人等待的是死亡。

你的，安妮。

1943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迪，

我要气死了，却不能表露出来，我真想跺脚，尖叫，抓住妈妈使劲地摇一摇，大哭一场，真不知是怎么了，每天都有那么多可怕的话，嘲笑的面孔和责备密集地倾泻在我身上，就像紧绷的弓弦上一杆杆的箭，射得我满身窟窿，拔都拔不出来。

我真想冲着玛格特、凡·达恩、杜塞尔大喊大叫，还有爸爸--"让我安静一会儿，让我好好睡哪怕一个晚上的觉吧，不要总让我把枕头苦湿，把眼睛哭肿，让我的头疼得死去活来。让我远离这一切吧，我宁愿远离这个世界！"可我不能那么做，他们不可能了解我的绝望，我不能让他们看到他们留在我身上的伤口。我无法忍受他们的怜悯和好心的嘲笑，这只会让我叫得更响。如果我讲话，他们就都认为我是在炫耀；我沉默他们就认为我可笑；我回答就是粗鲁，聪明的提议就是狡猾；我累了就是偷懒，多吃一小口就是自私、愚蠢、懦弱、奸诈，没完没了。成天我只听到我是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婴儿，尽管我一笑了之，装着不往心里去，可我真的在意。我真想请求上帝给我换一副天性，这样我就不会让所有的人失望了。可那怎么能办得到哩。我的性格就是上天赐予的，我坚信它不可能糟糕。我竭力讨好每个人，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到有多用心。我努力想一笑了之，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烦恼。不止一次，在遭受了一连串冤枉的训斥后，我终于忍不住冲着妈妈发了火："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说什么。别管我，怎么我都是不可救药的。"当然了，紧接着就会有人说我那样子多么粗鲁，然后两天没有人理我，再然后，一切又都被遗忘，我又和大家的待遇一样了。我根本无法象别人一样，今天还甜蜜蜜的，明天就满口毒药。我真想采取中庸的办法，收起自己的想法，然后试着哪怕一次鄙视他们，就像他们对我一样。噢，但愿我真的能！

你的，安妮。

1943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尽管好长时间没有写我们这帮人了，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早已习惯的不和刚开始的时候对杜塞尔先生来说简直就是灾难。但他现在已经习惯了，也不再去多想什么。玛格特和彼得实在不能让你叫他们"年轻人"，他们都那么踏实而安静。跟他们相比我实在太张扬了，所以我总能听到，"玛格特和彼得就不

会这样子，你干嘛不学学他们呢？"我真是恨死了。我想告诉你我一点也不想像玛格特。她实在太柔顺、太被动了，谁都可以跟她说三道四，不管什么事情她都得忍气吞声。我要做比她更强硬的人！但这些想法我也只跟自己说说而已；要是我真的以此来解释自己的态度，他们只会嘲笑我的。饭桌上的气氛总那么紧张，幸亏那些摩擦偶尔也会被"汤客们"打打岔。"汤客们"就是那些从办公室里过来喝碗汤的人。今天下午凡·达恩先生又在说玛格特说得太少了。"我猜你是想要苗条吧，"他添了一句，就是想逗她。总是护着玛格特的妈妈大声说道："我再也受不了您这些蠢话了。"凡·达恩先生的脸立刻红了，呆呆地望着正前方，什么也没说。我们倒也不缺笑料；前两天凡·达恩太太就推出了一番绝妙的废话。她当时正在回忆往事，说她跟她爸爸处得多么多么好，一副卖弄风情的样子。"你们知道吗，"她接着说，"要是哪个男人有点过分，我爸爸过去老跟我说，那你就得这么跟他说，'某某先生，别忘了我是个女士！'这样他就晓得你是什么意思了。"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流的笑话，全都放声大笑起来。而彼得哩，虽说一般都很安静，有时也会给大家找点乐子。他天生就有对外语的激情，尽管他从来都不知道那些词语的意思。有天下午因为办公室里来人了，我们没法上厕所。但彼得很急，结果他没冲水。所以他就在厕所门上贴了个纸条警告大家，上面写着"S.V.P.毒气"。他的意思当然是想说"小心毒气"；但他觉得外来语会显得高雅一点，殊不知那几个外国字实际的意思是"劳您大驾"。

第 36 节：安妮日记(31)

你的，安妮。

1943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迪，

皮姆日益盼望着反攻。丘吉尔得了肺炎，而且恢复得很慢。爱好和平的印度的甘地已经是第 n 次在绝食了。凡·达恩太太声称自己是宿命论者。但当枪声响起的时候最害怕的又是谁呢？还不是这位佩特龙莱娜女士嘛。

亨克给我们带来了一封主教大人写给教民们的信。信写得很好，鼓舞人心。"不要休息，尼德兰的人民们，每个人都要拿起自己的武器来战斗，解放他们的国家、人民和他们的宗教。""给别人帮助、宽容，不要气馁！"这就是他们从高高的讲坛上喊出来的东西。管用吗？反正管不了我们这个宗教的人民。

你绝对想不到我们现在面临着的处境。这片地产的主人没有跟克莱勒和库菲尔斯打招呼，就把这幢房子给卖了。一天早晨，新的主人带着一位建筑师过来看房子。多亏库菲尔斯先生在场，他领着那位先生转了所有的地方，唯独没到"密室"。他谎称自己忘了带旁边房门的钥匙了。新房主没再多问什么。只要他不会回来想看看我们的"密室"就万事大吉了，因为那对我们可不是好兆头。

爸爸腾空了一个卡片索引盒给玛格特和我装卡片。是用来登记图书的卡片，这样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把读过的书以及谁写的都记下来。我又弄到了一本小笔记本用来记外语单词。

最近妈妈和我相处融洽了不少，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推心置腹。玛格特比从前更乖顺了，而爸爸心里也总装着什么东西，不过还是那个亲爱的爸爸。

桌子上来了新鲜的黄油和人造奶油！每人的盘子里都有一小份脂肪。在我看来凡·达恩一家从来都不

会公平分配的。可我的父母都生怕有谁会提起这样的事。真可怜，我觉得对那样的人就该以牙还牙。

你的，安妮。

1943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迪，

昨晚我们停了一次电，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枪炮声一直响个不停。只要一打枪或有飞机飞过，我就忍不住怕得要死，每天晚上我都会钻进爸爸的被子里寻找安慰。我知道这很孩子气，但你不明白那是多么可怕的情形。高射炮的声音响得你都听不见自己说话。凡·达恩太太，这个宿命论者，吓得都快哭了，用极虚弱的声音说，"噢，真烦人！他们怎么打得这么响呵，"她实际上的意思是想说"呵，我害怕死了"。

在黑暗中能点上蜡烛该多好呵。我当时浑身发抖，就好像发烧了似的，求爸爸点上蜡烛。他可真狠心，而那电也死活不敢来。突然一阵猛烈的机关枪的声音，比高射炮可怕十倍还不止。妈妈从床上蹦了起来，不顾爸爸的恼火点上蜡烛。爸爸抱怨，她的回答却很坚定："怎么说安妮也不能是个老兵吧。"蜡烛就这么点上了。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其他让凡·达恩太太害怕的事情？应该没有。既然有关"密室"的情况我对你无话不说，那这也得让你晓得。有天晚上凡·达恩太太坚信自己听到了阁楼里有小偷的声音；她听到了很响的脚步声，很害怕，就叫醒了她丈夫。就在那一刻小偷们不见了，凡·达恩先生能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这位吓坏了的宿命论者的心跳声。"噢，布迪(凡·达恩先生的昵称），他们肯定把我们的香肠、豌豆和豆子全都偷走了。还有彼得，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床上。""他们当然不可能把彼得偷走的。听着，别操心了，让我睡觉。"可那不管用。凡·达恩太太紧张得再也合不上眼了。又过了几个晚上，凡·达恩一家人都被古怪的声音弄醒了。彼得拿着电筒上了阁楼，咚咚咚，只听到急速的奔跑声。你猜是什么东西逃走了？一窝巨大的老鼠！当我们晓得到底谁是贼了，我们就让木西在阁楼里过夜，不速之客再没回来过了，起码夜里不会了。

第 37 节：安妮日记(32)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彼得到顶楼里去拿些旧报纸。要想从台阶上下来，他得用力托住地板上的门才行。他无意中把手放了下来......紧接着突然的惊吓和疼痛使他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原来他无意中把手放了一只大老鼠身上，被它狠狠地咬了一口。等到他再见着我们的时候，脸色煞白，膝盖直磕碰，睡衣睡裤都被血染红了。谁说哩，摸上大老鼠可不是什么好滋味，再被咬上一口就更可怕了。

你的，安妮。

1943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弗朗克妈妈，青春的保护神！年轻人的黄油；现代青年的麻烦。妈妈在一切事情上都护着年轻人，一番口舌大战之后她总能得胜。有一瓶腌板鱼坏了，成了木西和木非（"德国人"

的意思）的节日大餐。你还不认识木非哩，其实她在我们躲起来以前就已经在这里了。她是管仓库和办公室的猫，负责镇压所有储藏室里的老鼠。她这个有点古怪的带政治意味的名字需要作点说明。有一阵子公司里有两只猫；一只看仓库，一只管阁楼。这么一来两只猫就经常碰头，结果是一场恶战。入侵者总是那只仓库猫，但最终获胜的却总是阁楼猫，就像国家之间发生的事情那样。所以仓库猫就被取了个"德国人"的名字，而阁楼猫则取了个英国名字"汤米"。汤米在我们来之前就不在了；每当我们下楼的时候木非总会给我们带来不少乐子。

我们已经吃了太多的菜豆和扁豆，现在我连看到它们都受不了了。一想到它们我就想吐。现在晚饭也吃不到面包了。爸爸刚才对我说他心情不太好。他的眼神又显得忧伤起来，可怜人！

我被英纳·布迪尔-巴克的《敲门声》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个关于家庭的故事写得太棒了。除了关于战争、作家和妇女解放的内容，说实话我对其它东西都不太感兴趣。

对德国猛烈的空袭。凡·达恩先生心情糟透了，原因是香烟不足。围绕着究竟该不该使用我们的听装蔬菜，大家进行了几番热烈的讨论，结果我们胜出。

再找不到一双鞋子能合我的脚了，除了那双滑雪靴，在这里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一双价值 6.50 弗罗林的灯心草拖鞋仅仅穿了一个星期就报废了。或许梅爱朴还能再偷偷地给我们搜刮些什么过来。我必须得给爸爸剪头。结果皮姆扬言等到仗打完了他决不会再理一次发的，全都归功于我的手艺太高明，动不动就剪着他的耳朵！

你的，安妮。

1943 年 3 月 18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土耳其参战了。令人振奋。焦急地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你的，安妮。

1943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一小时过后欢乐变成了痛苦。土耳其还没有参战。只是一个内阁大臣讲到他们很快会放弃他们的中立立场。皇宫前面广场上的一个报童正大声嚷嚷着"土耳其倒向英国了"。报纸迅速从他手上被抽得精光。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渠道了解令人振奋的新闻的；500 和 1000 盾面值的钞票已经被宣布无效了。这对黑市交易者之流其实是个陷阱，而对于那些手里握有其它"黑"钱以及躲起来的人来说情况就更严重了。如果你想上缴 1000 盾的钞票，你就必须得证明它确切的来源。它们还可以用来缴税，但只到下个星期为止。杜塞尔已经接受了一种老式的用脚来操作的牙医训练，我希望他能很快给我做一个彻底检查。"德国元首"最近一直在跟伤兵讲话。光收听就觉得够可怜的了。一问一答是这样进行的：

第 38 节：安妮日记(33)

"我叫海因里希·舍培尔。"

"受伤了，在哪里？"

"斯大林格勒边上。"

"什么伤？"

"冻掉了两只脚，左胳膊断了一个关节。"

从收音机上听到的可怕的木偶戏跟这个简直一模一样。伤兵们似乎对他们受的伤非常自豪--越多越好。其中一个人心想要是能跟元首握一下手该有多感人呵（其实是他多么希望自己还有手呵），他一定会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的。

你的，安妮。

1943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昨天妈妈、爸爸、玛格特和我正高高兴兴地坐在一块儿，彼得突然走了进来对着爸爸的耳朵小声嘀咕了些什么。我好像听到了"仓库里的一个桶倒了"和"有人在门口折腾"。玛格特也听到了，但是当爸爸和彼得迅速离开之后他便尽力来安慰我，因为我还是被吓得面如白纸，非常紧张。

我们三个人拎着心等着。大约一两分钟后凡·达恩太太从楼上下来了，她一直在私人办公室里听广播。她告诉我们说皮姆叫她关掉电台轻声上楼去。但你知道那会怎么样的，你越是想小声点儿，踩在旧楼梯上的吱吱声就越响。五分钟后皮姆和彼得又回来了，脸色都白到头发根子上了，跟我们讲了他们的遭遇。

他们一直藏在楼梯下面悄悄地等着，起初没有结果。可突然，我跟你说呵，他们听到两声巨大的扑通声，就好像房子里的两道门发出的嘭嘭声。皮姆飞身上了楼。彼得先通知了杜塞尔，后者满腹牢骚地到了楼上。然后我们全都穿着袜子走进了上一层楼里的凡·达恩家。凡·达恩先生得了重感冒，已经睡了，所以我们全都悄悄地围到他床头小声地跟他汇报了情况。

每次凡·达恩先生猛咳一声，凡·达恩夫人和我都会吓得好像当场就会昏死过去似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中突然有人灵机一动，给他灌了点可待因，立刻止住了他的咳嗽。接着我们等呵，等呵，可什么也没有听到，大家一致认为小偷肯定是听到了房间里的脚步声就溜走了，而平时这里应该总是很安静的。

现在要命的是楼下的收音机仍然调在英国台上，周围的椅子也都排得井然有序。要是门被强行打开的话，防空预报员肯定会发现并报告警察，那结果可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凡·达恩先生起来穿上大衣，戴上

帽子，跟着爸爸小心地下了楼。彼得垫后，拎了把大锤子以防万一。楼上的女士们（包括玛格特和我）焦急地等着，五分钟后先生们回来了，告诉我们房子里没有任何动静。

我们决定不再打水，也不拉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可是一番激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肚子，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轮番光顾了一把是什么景象吧。

每逢这样的事情，总会有其他一堆事情接踵而至，比如现在。事情一是我一向深受安慰的维斯特托伦的钟突然不走了。事情二是沃森先生头一天晚上比往常离开得早，我们不能确定爱丽有没有拿着钥匙，会不会忘了关门。现在还是晚上，我们也都还拿不准，但有一点还是能让我们颇感安慰的，那就是从夜贼来访的八点钟直到十点半我们没有听到一点动静。但再想一想，我们又都觉得小偷不大可能在晚上这么早的时间就来强行开人家的门，因为附近的街上还有人哩。再说了，我们有人认为说不定是隔壁的仓库保管员还在干活，因为激动，因为墙很薄，人是很容易出差错的，更何况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想象力是能够起很大作用的。

第 39 节：安妮日记(34)

所以我们又全都上了床，但没有人能睡得着。爸爸、妈妈和杜塞尔全都醒着，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下子都没有合过眼。今天早晨男人们到楼下去查看外面的大门是不是关着的，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安全。我们跟每个人都详细描述了这件让人死脑细胞的事情。他们全都拿它开玩笑，但事情过去了再去笑话它是很容易的。爱丽是唯一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人。

你的，安妮。

1943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迪，

我们的速记课程已经学完了，现在开始练习速度。我们不是越来越聪明了吗？我得再跟你讲讲我的那些"吃时间"的课程（我之所以这么叫它们是因为我们终日无事可做，只好让时间跑得尽可能快一点，这样我们在这里的日子也好尽早结束）；我特别迷恋神话，尤其是希腊和罗马神话。他们都觉得这不过是我头脑一时发热，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像我这么大的小孩子会对神话那么感兴趣。好得很，那就让我做第一个吧！

凡·达恩先生得了感冒，其实也就是喉咙里有点痒，但咋呼得要命，又是含春黄菊茶，又是往喉咙上抹药听剂，还不停地往胸口、鼻子、牙齿和舌头上涂桉油，当然到头来就是脾气坏透了。

豪特，德国著名的炮筒子之一，发表了讲话。"所有犹太人必须在 7 月 1 日前离开德国占领的国家。4 月 1 日至 5 月 1 日乌得勒支省必须打扫干净（好像犹太人都是蟑螂似的）。5 月 1 日至 6 月 1 日清理荷兰北部和南部各省。"这些不幸的人们就像一群不中用的病牛一样被送进肮脏的屠杀室。我不愿再多说了，想到这些就只会做恶梦。

一点点好消息是德国劳工介绍所的大楼被怠工的人放火烧了。几天后户籍处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身穿德国警察制服的一帮人瞒过警卫并成功销毁了许多重要的文件。

你的，安妮。

1943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看看这个日期吧，明明是被人愚弄又怎么来过"愚人节"呢？今天我真想引用这句话："祸不单行"。首先讲讲库菲尔斯，一贯高高兴兴的人，突然得了胃出血，得在床上至少躺三个星期。其次是爱丽得了流感。第三位是沃森先生下星期要进医院。他很可能得了胃溃疡。还有就是预定要开一个重要的商务会议，会议的要点爸爸已经仔细跟库菲尔斯先生讨论过了，但现在还找不出时间跟克莱勒先生一一讲清楚。

相关的先生们准时来了；他们来之前爸爸就已经为会议的进展情况焦急不安了。"我要是能下去该多好呵，"他哀叹道。"你们干嘛不去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听都讲了些什么呢？"爸爸的脸色立刻亮了起来，于是昨天早晨十点半玛格特和皮姆（两个耳朵总比一个强吧！）便在地板上占好了各自的位置。早晨谈话没有结束，但到了下午爸爸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再让他坚持这场监听战役了。由于姿势太别扭他都快要瘫痪了。于是一听到走廊里的说话声我便在两点半接替了他的岗位。玛格特陪在我身边。有时候谈话啰嗦而乏味，一不小心我便在又冷又硬的亚麻油毡地面上睡过去了。玛格特也没敢碰我，生怕他们会听见，说话就更不可能了。我舒舒服服地睡了半小时，接着猛醒过来，那么重要的谈话一句也不记得了。幸亏玛格特注意力更集中。

第 40 节：安妮日记(35)

你的，安妮。

1943 年 4 月 2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噢，亲爱的，我的名字上又染上了一个可怕的污点。昨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等爸爸来跟我一起念祷告词，给我祝晚安，这时妈妈走进我房间，坐在床边，温柔地问我，"安妮，爸爸还没来，今晚我能不能陪你念祷告词呢？""不行，妈妈，"我回答。

妈妈站起来，在我床边停了一小会儿便慢慢朝门口走去。突然她转过身来，带着一脸痛苦的神情说到，"我不想勉强，爱是不能勉强的。"她离开房间的时候眼里含着泪。

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但立刻就感觉到自己那么粗鲁地把她从我身边推开了。可我也知道我不可能有别的回答。那绝对不管用的。我为妈妈感到难过：非常非常抱歉，因为长这么大我头一回看到她在乎我的冷漠了。我看到当她说爱是不能勉强的这句话时脸上难过的表情了。说真话很难，但事实如此：是她把我从她身边推开的，她那些不讲情面的话和粗鲁的玩笑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玩，而且已经让我对她任何爱的表示都变得麻木起来。就像她那些让人受不了的话会让我退缩一样，我们之间消失了的爱也会令她的心痛苦难当。她哭了半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爸爸也没有看我，只要他瞥我一眼我都一定能从他眼里读出这样的话："你心肠怎么能这么硬，你怎么能让你妈妈这么难过呢？"

他们指望我道歉，但这是我无法道歉的事情，因为我讲的是真话，而妈妈迟早都是要晓得的。对于妈妈的眼泪和爸爸的表情，我也的确是不在乎，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觉察到了我内心里的某种感受。我只能为妈妈感到难过，她现在总算知道我已经采取了她自己的态度。至于我自己，我保持沉默，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再也不会在真话面前退缩了，因为越是拖延，他们有一天听到真话时就越会难以接受。

你的，安妮。

1943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这样的争吵让整幢房子都在打雷！妈妈和我，凡・达恩一家和爸爸，妈妈和凡・达恩太太，每个人都在生着别人的气。真是热闹呵，不是吗？安妮身上惯有的缺点再次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沃森先生已经住进了贝宁加斯休斯医院。库菲尔斯先生已经康复了，出血比以前恢复得早。他告诉我们户籍处又被消防队蹂躏了一通，他们不仅灭了火，还把整个地方也淹了。我真高兴！

卡尔顿旅馆被砸得粉碎。两架载着燃烧弹的英国飞机精确地轰炸了德国军官俱乐部。韦泽尔路和辛格尔路相接的整个街角都被烧毁了。针对德国城镇的空袭也一天比一天猛烈。我们没有过过一个安静的夜晚。因为睡眠不足我的眼圈都黑了。我们的食物糟透了。干面包和咖啡勉强作了早餐。连续两个星期晚饭吃的都是菠菜或莴苣。土豆已经长成了二十公分长，吃起来甜甜的，烂兮兮的。谁要是想减肥真应该到"密室"来！楼上的人抱怨得特别狠，我们倒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所有在 1940 年打过仗或被动员的男人都被当作战俘，去为"元首"效力。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抵抗盟军反攻了吧。

第 41 节：安妮日记(36)

你的，安妮。

1943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

亲爱的姬迪，

跟那些没有躲起来的犹太人相比，我总认为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天堂。即便如此，将来等到一切恢复正常之后，只要想想我们在家里那么干干净净的人却曾落魄到这样的地步，我也一定会感到震惊的。自从到了这里，我们的台子上就总铺着同一块油布，因为用得特别多已经变得特别脏。说实话我经常想把它擦干净，可抹布也特别脏，已经破烂不堪。那张桌子也实在见不得人，尽管擦得还特别地勤。凡・达恩一家整个冬天都睡在同一张法兰绒毯子上；这里没法洗，因为肥皂粉供应不足，再说质量也不够好，爸爸整天穿着已经磨破了的裤子到处跑，领带也已经露出了要退休的迹象。妈妈的胸衣今天断了，已经旧得没法补。而玛格特的胸罩比她现在实际需要的小了整整两号多。

妈妈和玛格特整个冬天一直共用着三件背心，而我的也小得挡不住肚皮。

当然了，这些还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不过我也还是常常会诧异地问自己："象我们这个样子，穿得破破烂烂地到处跑，从我的短裤到爸爸的须刷，将来怎么还能回到我们战前的生活水平呢？"

昨晚我进行了大清理，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到了一起。今天我把最要紧的东西都装进了一个箱子以备出逃。但妈妈说的千真万确，"你又能往哪儿逃呢？"整个荷兰都因为各地爆发的罢工遭受着惩罚。所以大家都要面临被围困的局面，每个人连一张黄油配给票都摊不到。多淘气的小鬼呀！

你的，安妮。

1943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迪，

我亲眼目睹了一场英德之间的空中大战。倒霉的是有几个盟军士兵不得不从燃烧的飞机上跳下来。我们的牛奶工，他住在哈夫维格，看到四个加拿大人坐在路边，其中一个人能讲流利的荷兰语。他跟这个牛奶工借火点香烟，并顺便告诉他机组人员一共有六个。飞行员被烧死了，第五个人不知躲在什么地方了。德国警察过来缉拿这四个非常结实的汉子。我真诧异他们经历了那么可怕的跳伞运动之后还能保持那么清醒的头脑。

虽然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了，我们还是得隔一天就生上火，把蔬菜皮和垃圾烧掉。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在垃圾箱里，因为我们总要提防着那个仓库管理员。一丝的疏忽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无论想要获得学位还是继续就学的学生今年都要被迫在同情德国人的文件上签字，还要表明赞成"新秩序"。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拒绝违背自己的良心和信仰，他们自然也要为此承担应有的后果。所有拒绝签字的学生全都要去德国的劳动营。如果都去了德国干辛苦的体力活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还会剩下什么呢？妈妈昨晚关上了窗户，全都因为外面的炮击声；我睡在皮姆的床上。突然上头的凡·达恩太太从床上蹦了起来，就好像木西咬了她一口似的。紧接着是一声很响的拍击声。听上去很像是一颗燃烧弹落在了我的床边上。我尖叫着"亮，亮！"皮姆打开了灯。我满以为几分钟之内房子就会烧起来的，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全都跑上楼去看个究竟。凡·达恩夫妇已经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一片红色的火光。他以为隔壁起火了，而她却以为我们的房子起火了。拍击声响的时候凡·达恩太太已经磕碰着膝盖下了床，但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于是我们全都又爬进了各自的被窝。

第 42 节：安妮日记(37)

刚刚过去一刻钟，炮击声再次响起。凡·达恩太太立刻弹了起来，冲下楼跑到杜塞尔先生的房间，想从他那儿寻求在她自己的夫君那儿找不到的东西。杜塞尔接纳了她，"到我床上来吧，我的孩子！"一番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起来。枪炮声烦不着我们了，我们的恐惧也消散了。

你的，安妮。

1943 年 6 月 13 日，星期天

亲爱的姬迪，

爸爸写给我的生日诗真是太好了，因为皮姆通常都用德语写诗，玛格特便自愿作了翻译。你自己来判断玛格特的活儿干得漂不漂亮吧。对过往的事情一番总结之后，诗是这样继续的：

虽然你是这儿最小的，但你不再年幼，

从小到大生活对你太艰苦。

每个人都想做你的老师：

"我们有经验，听听我们的吧。"

"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早就做过。"

"大人总是好人，你一定要知道。"

生活从来就这样！

我们自己的缺点微不足道，

别人的缺点总会被放大。

请和我们一起忍受吧，我们都是你的父母

因为我们要为你含辛茹苦。

有时你不愿听批评，

好像良药总苦口，

要想太平大家一定要忍，

直到时间把痛苦都抹平。

你整天读书又学习，

谁愿意过得这样痛苦又难受。

你从不厌倦地让我们开心，

顶多哼两声："我能穿什么？

我没有短裤衣服都太小，

腰带常常露在背心的外头

穿上鞋子就等于要割掉脚趾头，

噢，天呐，我的烦恼怎么这样多！"

还有一小节关于吃的玛格特译不出来，我也就省掉了。你觉得我的生日诗好吗？我可是被宠坏了，收到了许多可爱的东西。一本大块头的书是我最喜欢的题材------希腊罗马神话。糖果也很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储备里搜刮了一通。作为躲藏中的大家庭里的本杰明，我实在是受宠若惊。

你的，安妮。

1943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迪，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我常常觉得那么多无聊的唠叨一定让你烦透了，少给你写些信一定会让你高兴的。对接下来的新闻我就尽量简单点吧。

沃森先生的十二指肠溃疡终究没有做手术。当他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他们的确切开了他的肚子，但医生看到的是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没法再做手术。所以他们又帮他重新缝起来，留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星期，给他吃好的，最后再把他送回家。我特别同情他，我们现在不能出去真是糟透了，要不然我肯定会经常去看望，他让他快活快活。好心的老沃森不能再让我们随时了解外面发生的一切真是个灾难，以前他总会把在仓库里听到的一切随时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最好的帮手，是我们的安全顾问，我们的确非常想念他。

下个月就轮到我们上缴收音机了。库菲尔斯在家里私藏了一台小号的，他会让我们用它来取代我们自己的大号飞利浦。不得不交出我们心爱的收音机实在是丢人，但对于一个躲起来的家庭，无论什么情况谁也不敢乱冒风险引起当局的注意。我们会在楼上使用那台小收音机。对躲起来的犹太人来说，除了私藏的钱，私下的买卖，我们又添了一台私藏的收音机。大家都在想着法子随便弄一台破机子交上去而不要失去他们的"勇气之源"。真的是这样，每当外面传来坏消息的时候，收音机里传出的神奇的声音总会帮助我们保持斗志，不停地高喊"抬起头，挺起胸，美好的日子一定会来临！"

第 43 节：安妮日记(38)

你的，安妮。

1943 年 7 月 11 日，星期天

亲爱的姬迪，

又要回到已经讲了无数次的"教养"的问题上来了，说实话我真的非常愿意成为一个让大家觉得能帮忙、友好、乖巧的人，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责骂的大雨能够转为夏天的细雨就行。在你不能忍受的人面前讲究

自己的言行实在是挺困难的，尤其是当你说什么都并没有往心里去的时候。不过我确实发现有时候装一点点假情况就变得好多了，用不着总是把我心里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给每个人（虽然也没有人曾问过我的看法或者在乎过它）。

我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可又实在不想面对某些不公正忍气吞声，所以长达四个星期以来除了围绕我这个全世界最不知羞耻的丫头喋喋不休之外就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了。你是不是也觉得有时候我就该招别人抱怨呢？幸亏我不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否则我就不可能有好脸色或者好心情。我已经决定把自己的速记课先放一放，不仅可以为我其它的课程腾出更多的时间，还有我眼睛的原因。真不知怎么弄的我的眼睛已经近视得很厉害了，按道理早就该戴眼镜了（呜，多可怕的猫头鹰呵！），可你晓得的，既然人都躲起来了又怎么能配眼镜哩。昨天大家全都议论着安妮的眼睛，因为妈妈提议要库菲尔斯太太带我去看眼科医生。听到这话我的脚趾头扭个不停，这可不是件小事情。出门，你想想看吧，走到大街上--我连想都不敢想！刚开始我都快吓呆了，过会儿才高兴起来。但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大家在这件事情的可行性上没法迅速达成一致的意见。所有的麻烦和风险都必须预先仔细权衡，只有梅爱朴认为可以直接带我去。

与此同时我从橱柜里取出我那件灰色的外套，可它实在太小了，看上去就像是我妹妹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会出什么事儿，不过由于英国人已经在西西里登陆，我看这计划恐怕也没法实现了，爸爸又成天在盼望着"速决"了。

爱丽给玛格特和我安排了不少办公室的活儿；这既让我们觉得自己挺有用，同时也能帮她的大忙。写写回信、做做销售记录本来是谁都能干的事情，可我们却显得特别吃力。

梅爱朴就像一头货驴，整天要搬运好多东西。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们弄些蔬菜，所有的东西都用食品袋装着骑自行车运过来。我们总在盼望着星期六，因为那时我们的书就来了。就像小孩子收到礼物一样。

一般的人是根本不懂书籍对我们这些关起来的人的意义的。读书、学习和听广播就是我们的乐趣。

你的，安妮。

1943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迪，

昨天下午，在爸爸的允许下，我去问杜塞尔能不能请他好心地（够礼貌的吧）允许我每周两个下午使用我们房间里的那张小桌子，时间是从四点到五点半。我每天两点半到四点都坐在那儿，杜塞尔一般在睡觉，而所有其他时间无论这个房间还是那张桌子都是禁止我入内的。在我们公共的大房间里事情实在多得没完没了，根本就不可能在那儿干我的事情，再说，爸爸有时候也喜欢坐在写字桌旁工作。

第 44 节：安妮日记(39)

所以这应该是个很合乎情理的要求，要求提出得也十分礼貌。现在你就听听这位博学的杜塞尔是怎么回答的吧："不行。"就这么一声"不行"，我气死了，决不想就此罢休，所以就追问他"不行"的理由。可我

还是被一大堆刺耳的话给挡回来了。这就是他发出的那一串连珠炮：

"我也要干活，要是我下午不能干活，那我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我必须得完成任务，否则我就前功尽弃了。不管怎么说，你又干不了什么认认真真的事情。你的那个神话，现在算什么活呵？打毛线和读书也不能算。我要用桌子，就得呆在那儿。"

我的回答是："杜塞尔先生，我的工作是很认真的，下午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去那工作。我求求你重新考虑一下我的要求！"

说完这些话，受到冒犯的安妮转过身背对着那位博学的医生，完全不理他。我怒火中烧，觉得杜塞尔实在太粗鲁了，而自己又太客气了。晚上我想办法找到皮姆跟他讲了发生的事情，并跟他商量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因为我不打算让步。宁愿自己来解决这件事情。皮姆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也告诫我最好等到明天再说，因为我当时脾气太坏了。我把他的这番话全当成了耳边风，等着杜塞尔洗弄完毕。皮姆就坐在我们隔壁的房间里，这让我感到非常镇定。我开始了："杜塞尔先生，我看您一点都没有再谈谈这个问题的意思，不过我一定要难为您一下。"杜塞尔带着甜蜜的微笑开了口："我非常乐意，随时准备谈谈这件事情，问题是全都谈完了呀。"

虽然不停地被杜塞尔打断，我还是继续讲我的话。"您刚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大家说好了这间房子是供我们两个人用的；如果我们真的公平划分的话，你上午用，下午就该全归我！可我根本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觉得自己只要两个下午非常合理。"说到这里杜塞尔就像有人用针戳了他一样蹦了起来。"在这儿你根本就不能讲你的权利。那我到什么地方去呵？我得去问问凡·达恩先生他能不能给我在阁楼里搭一间小房子，那我就可以坐到那儿去了。哪儿我都没法工作。怎么谁碰着你都是麻烦。要是你姐姐玛格特，她要来问问这样的事情倒还差不多，如果她跟我来讲同样的问题，我就不可能想着拒绝的，但你......"接下来又是一番神话和打毛线的理论，安妮再次受辱。不过她没有显露出来，让杜塞尔把话讲完："但你，人家干脆就不能跟你讲话。你简直自私得要死，只要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就根本不会顾及把别人挤到哪儿去，我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孩儿。总而言之，真没有办法的话，我也只好让你一回，要不然的话，日后会有人跟我讲：安妮·弗兰克考试不及格咯，全都怪杜塞尔先生不肯让桌子给她。"

没完没了，最后变成了我再也无法忍受的谩骂。有那么一刻我心里想，"再过一分钟我就狠狠地给他一巴掌，把他连同他的这些废话一起打飞到天花板上去，"可紧接着我就对自己说，"冷静点儿！这样的家伙不值得费那么大力气。"

第 45 节：安妮日记(40)

发泄完最后的愤怒，杜塞尔博士带着愤怒和胜利的神情离开了房间，大衣里塞满了吃的东西。我赶紧冲到爸爸面前跟他讲了他没有听到的内容。皮姆决定当晚找杜塞尔谈谈，他真的做了。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谈话的中心意思如下：首先他们谈了谈安妮到底该不该用桌子，是该还是不该。爸爸说他跟杜塞尔以前就谈过这个问题，当时只是不想让他在年轻人面前丢面子，就假装同意了杜塞尔。但爸爸当时就觉得不公平。杜塞尔认为我不能把他说得像个入侵者似的，总想独占一切，可爸爸在这一点上坚决捍卫我，因为他自己听得很清楚那样的话我连哼都没哼过。

你来我去，爸爸为我的自私和我的"琐事"辩护，杜塞尔则不停地咕哝。

最终，杜塞尔只好让步，我总算有机会一周两个下午可以安安心心地干到五点钟了。杜塞尔显然受了重创，两天都没跟我说话，但从五点到五点半他还是得坐到那张桌子跟前，那样子真是幼稚得很。

一个五十四岁的人还这么迂腐和小心眼一定是天生如此的，也不可能再改变了。

你的，安妮。

1943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贼又来了，这回是真的！今天早晨七点钟彼得像往常一样进了仓库，一下子就看到仓库的门和面朝大街的门都是半开着的，他告诉了皮姆，皮姆把私人办公室里的收音机调到德国台后锁上了门。然后他们一起上了楼。

每逢这样的时候一贯的规矩都是：不能拧开水龙头；所以也不能洗东西，保持安静，一切都要在八点以前结束，不能用卫生间。我们全都为睡得很香没有听到一丝动静而感到高兴。直到十一点半我们才从库菲尔斯先生那儿得知小偷用一根铁棍撬开了大门，又撬了仓库的门。不过他们并没有找到太多可以偷的东西，所以就决定到楼上去碰碰运气。他们偷了两个现金盒子，里面装了四十盾，还有邮政汇票、支票簿，最糟糕的是把总共一百五十公斤的糖票全都偷走了。

库菲尔斯先生认为他们可能跟六个星期以前撬了三个门的那帮人是一伙的。那次他们没有捞到什么。

这件事给大楼里带来了不小的骚动，不过对"密室"来说，不来点轰动性的事情好像就没法过了。幸运的是放在橱柜里的钱和打字机没有出事，因为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把它们拿上楼。

你的，安妮。

1943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迪，

星期天北阿姆斯特丹遭受了猛烈的轰炸，带来的损害非常严重。整条大街都埋在废墟中，要把所有的人挖出来需要很长时间。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两百人，受伤无数；医院里挤得满满的。你能听到迷失在令人窒息的废墟中的孩子哭喊着找他们爸爸妈妈的声音，听着远处低沉的隆隆声我都会发抖，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灾难已经不远了。

你的，安妮。

1943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五

亲爱的姬迪，

第46节：安妮日记(41)

只是为了好玩，让我跟你讲讲假如我们可以再次从这里走出去的话每个人最先想要做的事情吧。玛格特和凡·达恩先生最想洗个热水澡，把水灌得满满的，躺上半个小时。凡·达恩太太最想马上跑去吃奶油蛋糕。杜塞尔除了去看劳蒂耶，他妻子，什么也不想做；妈妈想要杯咖啡；爸爸想立刻探望沃森先生；彼得则想逛街看电影，而我呢会快活得要死，根本就搞不清要先做什么！不过我还是最希望有个自己的家，能够自由地走来走去，能够重新忙我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上学。

爱丽答应给我们弄些水果。真是贵得吓人--葡萄每公斤5.00盾，醋栗每磅0.70盾，一个桃子0.50盾，一公斤西瓜1.50盾。你可以在每晚的报纸上看到用粗体字写的"公平交易，严格限价！"

你的，安妮。

1943年7月26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迪，

昨天只有混乱和吵闹，我们全都要发疯了。你可能真的会问到底有没有一天太平的日子？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到了第一次空袭警报声，但我们毫不在乎，因为那仅仅意味着飞机正在飞越海岸。

早饭后我躺了一个小时，因为头疼得厉害，然后我又下楼。当时大约是两点钟。玛格特两点半干完了办公室里的活：警报声响起的时候她还没有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又跟她一起再上楼。真是时候呵，上楼还不到五分钟就响起了猛烈的射击声，我们又只好跑过去站在过道里。真的，整个房子都在晃动，紧接着是飞落的炸弹。

我紧紧地抱着我的"逃亡包"，与其说是为了逃跑还不如说是想找点东西抱着，因为我们实际上无处可去。要是我们真的落魄到非要从这里逃走的地步，大街会跟空袭一样危险的。这一轮半小时后消退了，可房间里大家又忙活开了。彼得从他阁楼里的瞭望台上下来了，杜塞尔在大办公室里，凡·达恩太太觉得私人办公室里比较安全，凡·达恩先生则一直在顶楼里观察，而我们俩也在那个小小的过道上解散了：我到楼上去欣赏凡·达恩先生跟我们讲的从港口上方升起的烟柱。很快你就能闻到烧焦的味道，外面到处看上去都漂浮着浓浓的烟雾。尽管这样的大火看了并不让人开心，幸运的是对我们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又能各自忙活自己的事情了。那天晚饭的时候：又一轮空袭警报！饭菜很美，可听到警报声我的胃口全消了。什么也没有发生，三刻钟后一切恢复正常。要洗的东西全都摞在那儿待命：空袭警报，防空炮火，恐怖的机群。"噢，天呐，一天两次，太多了，"我们全都这么想，可那不管用；炮弹再次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根据英国的报道这一次是在那一头，在施弗尔（阿姆斯特丹机场）。飞机一次次冲下来又爬上去，我们都能听到它们的发动机发出的嗡嗡声，实在吓人得很。每回我都在想："有一个掉下来了。就来了。"

跟你说吧，九点钟上床的时候我的两条腿都还安分不起来。十二点钟我又被吵醒了：飞机。当时杜塞尔正在脱衣服。我也顾不上欣赏他了，第一声枪响的时候我就从床上跳出来，完全醒了过来。和爸爸挤了两个小时，飞机还不停地开过来。后来枪炮声停止了，我也能睡了。大约两点半睡着的。

第 47 节：安妮日记(42)

七点。我从床上惊醒。凡·达恩先生和爸爸在一起。我第一反应是小偷。我听到凡·达恩先生说："全部。"我心想肯定是全部被偷了。可不是，这回是特大的好消息，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听过这样的好消息了，甚至战争爆发以来就没有过。"墨索里尼下台了，意大利国王已经接管了政府。"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经过昨天可怕的一天之后，总算等来了一点好东西---希望。希望战争快点结束，希望和平。

克莱勒敲门进来告诉我们弗克尔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同时我们又听到了另一轮空袭警报声，飞机从上头飞过，不过后来再没有警报声了。我都快要被警报吓得喘不过气来了，非常累，什么事也不想干。不过意大利现在的局势会重新唤起人们对战争结束的希望，甚至有可能就在今年。

你的，安妮。

1943 年 7 月 29 日，星期四

亲爱的姬迪，

凡·达恩太太、杜塞尔和我正在洗碗，我特别安静，这是少有的情况，一定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为了避免询问，我迅速挑了个相当中性的话题，以为《从那边来的亨利》这本书会比较合时宜。但我又犯了错误。如果凡·达恩太太不敲我一下子，那杜塞尔先生就一定会。事情是这样的：杜塞尔先生曾经非常热情地向我们推荐了这本书，说它非常精彩。玛格特和我认为它纯粹是本狗屁书。小男孩的性格当然写得不错，可其他的--算了，我最好还是掩饰一下吧。我一边洗碗一边就此说了一两句，可一下子就给自己惹来了一堆麻烦。

"你怎么能理解一个成人的心理呢！理解小孩子的嘛倒还不太难！看这种书你还太小了；这么说吧，就算一个二十岁的人也理解不了。"（真搞不懂他当初为什么要那么热心地向我和玛格特推荐这本书）现在杜塞尔和凡·达恩太太联手出击了："你对不适合你的东西知道得太多太多了，你从小到大的教育完全错了。以后等你长大了，你什么都不会喜欢的，你只会说：'这我二十年前就在书上读过了。'你最好还是抓紧点儿，如果你还想找个丈夫或谈恋爱的话--否则你将来什么都会碰一鼻子灰的。你的道理已经懂得够多了，缺的只是实践！"

我想他们所谓的好教养就是想尽办法让我跟我的父母对着干，因为他们常常就是这样的。还有，在我这么大年纪的丫头面前闭口不提"大人"的话题也一样是个好办法！我已经看到太多那样的教养带来的结果了，也看得太清楚了。

就在他们站在那儿愚弄我的时候我蛮可以扇他们两巴掌的，我强忍着怒火，只是在心里计算着还有多少天最终能摆脱这些人。

凡·达恩太太真是个可爱的人！她给我们树了个好榜样......当然是恶人的好榜样。谁都晓得她那么咄咄逼人，自私，狡猾，精于算计，永不满足。当然我还可以在后头添上虚荣和卖俏。毫无疑问她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人。我能写上一整章关于她的事情，谁知道哩，说不定哪一天我真会写的。每个人都能披上

一件亮闪闪的外套。凡·达恩太太对生人特别是男人非常客气，所以如果才接触她一小段时间是很容易犯错的。妈妈认为她太愚蠢，不值得浪费口舌，玛格特认为她无足轻重，皮姆说她太丑陋（字面意和比喻意），而我哩，经过长期的观察--我并不是一上来就抱有偏见的--得出结论，把他们三个人的评论家在一块儿还不够！她有这么多的坏品质，我又干嘛要费心来理论呢？

第 48 节：安妮日记(43)

你的，安妮。

又：请读者考虑到这片故事写成的时候，作者还没有从她的愤怒中平静下来！

1943 年 8 月 3 日，星期二

亲爱的姬迪，

令人振奋的政治新闻。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已经被取缔。各地的人们都在和法西斯战斗--甚至连军队也参加到战斗中来。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对英国作战呢？

我们刚刚经历了第三轮空袭；我把牙齿咬得紧紧的，好让自己觉得勇敢点儿。一贯声称"可怕的结果也比没有结果好"的凡·达恩太太是我们中胆子最小的。今天早晨她浑身抖得像树叶一样，竟然还嚎啕大哭起来。经过一个礼拜的争吵之后刚刚和她和好的丈夫过去安慰她的时候，她脸上流露出的表情真让我为她难过。

木西已经充分证明养猫兼有利弊。现在整幢房子里到处都是跳蚤，情况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库菲尔斯先生已经在各个角落里撒了黄色的粉末，但跳蚤们似乎一点都不在乎。这让我们大家全都紧张兮兮的；你忍不住会觉得浑身的各个地方都痒得很，一会儿是胳膊，一会儿是大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间不少人做起了体操的原因，因为这样就能站起来看到脖子或大腿的后面。我们彼此间一贯都那么僵硬，身体也僵硬得连头都不知道怎么转是好，现在总算为这种僵硬付出代价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做过真正的体操了。

你的，安妮。

1943 年 8 月 4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迪，

我们已经在"密室"里住了一年多了，你也对我们的生活有了不少了解，但还有一些东西是很难讲清楚的。要讲的东西太多了，一切都跟平常的时间和平常的人们的生活那么不一样。但为了让你时不时地仔细看看我们的生活，我还是打算跟你详细描述一下我们生活中普通的一天。今天我就先从晚上和深夜讲起。

晚上九点。"密室"里开始发出窸窸窣窣的上床声，这种景象总是很热闹的。椅子被推来搡去，床被拉倒，毯子铺开，一切跟白天比全都挪了位子。我睡在小沙发上，长度还不足一米五，所以只能用椅子来加长。然后再从杜塞尔的床上拿鸭绒垫，床单，枕头和毯子，这些白天全都搁在他床上的。这时你能听到隔壁传来的奇怪的咯吱声：那是玛格特的折叠床拉开了。又是沙发椅、毯子和枕头，全都为了让木板条变得

舒服一点。楼上就像在打雷，其实只有凡·达恩太太的床。这时床要被移到窗子跟前，你晓得吗，是为了让我们这位穿着粉红色睡衣外套的女皇陛下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来讨好她那一对特别讲究的鼻孔。

彼得弄完后我也走进洗漱室，把自己彻底洗干净；偶尔也会看到水里漂着一只小跳蚤（只是在特别炎热的月份）。接着刷牙，卷头发，修指甲，贴上蘸有过氧化氢的棉绒垫（漂白嘴唇上方的黑毛），所有这一切都在半小时内完成。

九点半。迅速换上浴衣，一手拿着肥皂，另一只拿着尿壶，发夹，短裤，卷发筒和棉绒垫，快速离开浴室；不过通常情况下我还会再跑一趟清理洗涤池里的头发，各种各样的，都有着美丽的曲线，不过这些要让下一个人看到了是不可能欣赏的。

第49节：安妮日记(44)

十点。戴上遮眼罩。晚安！一般至少会有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听着床发出的吱吱声和断了的弹簧的哼哼声，接着一切都安静下来，当然只要我们楼上的邻居不在床上吵架就行。

十一点半。浴室的门吱吱作响。一道很窄的光打进房间。鞋子的唧唧声，特大的外套，比衣服里面的人大多了------杜塞尔从克莱勒的办公室下夜班回来了。接着是十分钟左右地板上的拖拉声，喀啦喀啦的揉纸声（那是必须得藏起来的吃的东西），然后是铺床。再接着那个身影又消失了，从卫生间里时不时传来各种各样可疑的声音。

三点。我得起来在我床下的小铁壶里干点小活儿，为了防漏小壶是搁在一块橡皮垫子上的。每到这样的时刻，我总得憋着气，因为打在尿壶上的叮当声就像从山上冲下来的溪水。然后小壶回到它原来的地方，而这个穿着白色睡袍的身影每天晚上都会惹得玛格特惊叫出同样的话："噢，该死的睡衣！"

接着这个人还得睁着眼睛躺上刻把钟，听着夜晚的各种声音：首先听听楼下有没有小偷；然后是每一张床，上面的，隔壁的，我自己房间里的，这能让你分辨出各家的每一位成员是睡熟了还是夜不成眠。

如果是碰到后面一种情况肯定就不那么让人愉快了，尤其是这种心情找上了一位名叫杜塞尔的家庭成员。最开始我能听到一种类似鱼浮上来大口地呼吸的声音，这样的声音重复九到十次，其间夹杂着极其费力而又细小的咂嘴声，这下嘴唇湿润了，随后是床上一长串扭动和翻转声，把枕头摆来摆去的声音。五分钟宝贵的安静，紧接着便是同样的动作至少操练三次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位博士总算安稳地睡一小会儿了，但也常常会碰到夜间枪声骤起的时候，通常在一点至四点之间不等。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那是什么声音，只是习惯性地一骨碌下床站在床边上。有时候我正忙着做梦，正在琢磨着法语里的不规则动词或者楼上的争吵什么的，要过好半天我才会清醒过来，原来外面枪声大作。而自己还呆在房间里。上面的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一般会迅速抓起一个枕头和手绢，穿上浴衣和拖鞋奔逃到爸爸那里，正如玛格特在生日诗中所写的那样：

"枪声响起在漆黑的午夜，

快呀，看！门吱的一声开到了头：

一个小姑娘溜了进来，

腰间还夹了个大枕头。"

一旦到了大床上，再可怕的事情就都过去了，除非枪炮声实在太猛烈了。

七点差一刻。叮铃铃--闹钟会在一天里任何时间高声地响起来，（一般是有谁上的劲，但也有谁也没碰它就自动响的）。喀嚓--嘭--凡·达恩太太把钟摁掉了。咯吱咯吱--凡·达恩先生起床了。尿憋急了，全速冲向洗澡间。

七点过一刻。门再次发出吱吱的声音。杜塞尔可以进洗澡间了。我取下遮眼罩--"密室"里新的一天就开始了。

你的，安妮。

1943 年 8 月 5 日，星期四

第 50 节：安妮日记(45)

亲爱的姬迪，

今天我打算描述中午这段时间。

十二点半。整个这一大群人又开始呼吸了。仓库里的小伙子们现在已经回家了。楼上能听到凡·达恩太太的吸尘器从她美丽而仅有的那块地毯上发出的噪音。玛格特胳膊底下夹着几本书去上她的"给不进步的小孩子"上的荷兰语课，这是杜塞尔先生的评价。皮姆捧着他那本从不离身的狄更斯去了某个角落，想从书上找点安静。妈妈急急忙忙地上楼去帮助那位勤快的家庭主妇。而我则去洗澡间收拾收拾，顺便也收拾一下自己。

一点差一刻。这里挤满了人。先是凡·桑腾先生，接着是库菲尔斯或克莱勒，爱丽，有时还会有梅爱朴。

一点。大家全都坐下来听 B.B.C.，围坐在那台小收音机边上；这是"密室"成员唯一不互相打搅的时间，因为现在说话的人是连凡·达恩先生都没办法打断的。

一点过一刻。伟大的共享时刻。楼下的每个人都得到一碗汤，有时候还会来点布丁什么的，凡·桑腾先生会高兴地坐在沙发椅上或靠着写字台，身边总会有报纸、汤碗，通常还会有猫。如果这三样东西少了一样他肯定会嚷嚷的。库菲尔斯跟大家讲镇上最近发生的事情。他绝对是杰出的情报员。克莱勒总是小心翼翼地上楼--一阵短促、坚定的敲门声，接着便见他搓着手进了房间，表现一般依他的情绪而定，情绪好的时候话就多，坏的时候则寡言少语。

两点差一刻。每人都离开桌子各忙各的去了。玛格特和妈妈去洗碗。凡·达恩夫妇上他们的沙发床。皮得上阁楼。爸爸则去楼下的沙发椅。杜塞尔上床，安妮开始干她的活儿。接下来是最安宁的时间；全都睡了，没有人会被打搅。杜塞尔会梦到可爱的食物--看他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了，但我不会欣赏太长时间，

因为时间过得太快，到了四点，这位学究大夫就会准时站起来，手里拿着钟，怪我迟了一分钟没把桌子给他腾干净。

你的，安妮。

1943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

亲爱的姬迪，

继续"密室"日程表。现在该讲晚饭时间了：

凡·达恩先生出场。他是第一个被伺候的人，只要他喜欢，通常会消耗大量食物。一般同时会讲很多话，总是发表他那番唯一值得听取的高见，而且一旦他开始讲话就不可能改口。因为要是谁胆敢发问的话，那他立刻会跳起来，噢，那样子就像猫发狠的时候吐气一样。这么跟你说吧，我还是不跟他抬杠的好，你只要试过一次就不会再要第二次了。他的意见总是最好的，他对一切事情知道的也是最多的。那好吧，他聪明，只是我们的这位绅士"自我得意"得太过了头。

凡·达恩夫人，说真的，我真应该保持沉默。有些时候，特别是碰着情绪不好的时候，那你连她的脸都不能看。其实细想想，所有的争论她总是败诉。谁说的！噢，碰到这样的时候大家连躲都来不及，你或许可以把她叫作"火引子"，惹起争端。真好玩。但如果想招惹弗朗克太太和安妮；招惹玛格特和爸爸，可不那么容易。

第 51 节：安妮日记(46)

可现在是在饭桌上，在这方面凡·达恩太太可不会示弱，尽管她心里也知道还是有些弱点的。一点点土豆，小小的一口，取万物之精华；精挑细选是她的原则。接下来才依次轮到其他人，只要我能吃到最好的就行。然后开始讲话。无论大家有没有兴趣，有没有人在听，全都无关紧要。我猜她心里会这样想："大家肯定都会对凡·达恩太太讲的话感兴趣的。"卖俏的微笑，那样子做作得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似的，给每个人来点建议和鼓励，那肯定会给大家留下好印象的。但只要你再看久一点，那种好印象很快就会消退的。

一，她很勤快，二，快活，三，一个风情万种的人，有时也会很漂亮。这就是凡·达恩女神。

第三位饭桌上的伙伴。大家很少听说他的情况。年轻的凡·达恩先生非常安静，也不擅引人注目。至于胃口嘛：特大号丹赖迪恩碗，永远都没有嫌满的时候，一顿狼吞虎咽之后通常会镇定地宣称本来可以再来一份的。

第四位--玛格特。吃起来就像小老鼠，一句话没有。唯一下去的东西是蔬菜和水果。"太惯了"是凡·达恩夫妇的评价；"新鲜空气和运动不足"是我们的看法。

她旁边--妈妈。好胃口，健谈。谁也不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像凡·达恩太太挂在嘴边的那句话：这就是家庭主妇。有区别吗？嗯，凡·达恩太太烧饭，妈妈洗碗擦碗。

第六和七位。爸爸和我就不多说了。前者是饭桌上最谦卑的人。他首先要看看其他人是不是都已经有东西吃了。他自己不需要什么，因为最好的东西都是给孩子的。他是完美的典范，而坐在他旁边的嘛，就是"密室"的"神经病"。

杜塞尔医生。自己来，从不抬头，吃，不讲话。要是有人非得讲话，那就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说点跟吃有关的吧，你用不着较真儿，只要神吹就行。惊人的肚量，"饱了"是绝对听不到的，食物好的时候听不到，食物差的时候也很少听到。围到胸前的裤子，红色的外套，黑色的卧室拖鞋和镶羊角边的眼镜。这就是他出现在那张小桌子边上的样子，除了中途的午睡，吃，还有去他最钟爱的去处--卫生间，他总在工作。一天三次，四次，五次，总有人会非常着急地侯在卫生间外面，不停地扭着身子，轮番地跳换着脚，眼看就要憋不住了。这会让他不安吗？哪里的话！从七点一刻到七点半，十二点半到一点，两点到两点一刻，四点到四点一刻，六点到六点一刻，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不信你可以做观察记录，这是他很有规律的"蹲坑时间"。无论门外的哀求声有多响，人家面临的灾难有多大，他都毫不理会！

第九位虽不是"密室"的家庭成员，却是家里和饭桌上的常客。爱丽的胃口很好，盘子里从不剩下什么东西，也不挑食。她很容易满足，这也正是让我们感到愉快的地方。高兴，脾气好，肯帮忙，德行好，这些就是她的特点。

你的，安妮。

1943年8月10日，星期二

第52节：安妮日记(47)

亲爱的姬迪，

新想法。我跟自己说得太多了，同时也就跟别人说得少了，这恐怕有两个原因。首先，如果我一直不说话大家都会高兴，其次，我也用不着因为别人的看法而烦恼。我不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愚蠢的，别人的就是聪明的；所以最好把什么想法搁在心里。每当我不得不吃我不爱吃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把盘子摆在自己面前，假装那是好吃的东西，尽量不去看它，还没等我反映过来自己的感受它就不见了。当我早晨起来，也是一个让人扫兴的过程，我从床上蹦起来心里想着，"一会儿你就回来。"然后走到窗前，取下遮眼罩，凑着窗缝使劲闻，直到嗅出一丝新鲜的空气，然后就醒了。床被迅速地收拾掉，睡意也就全消了。你知道妈妈管这叫什么吗？"活着的艺术"--实在是奇怪的说法。上星期我们的时间全都乱了套，因为我们亲切可爱的维斯特钟显然已经被拿走为战争效力了，这样无论白天黑夜我们全都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我仍然指望他们会想出个替代品（锡、铜或什么差不多的东西）来给附近的人们报时。

无论我在楼上还是楼下，也不管我在哪里，我的脚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一双特别精致的鞋子令它们金光闪闪（也就这些天）。是梅爱朴花了27.50盾买来的二手货，酒红色的猪皮，特别高的楔形鞋跟，我感觉自己踩在高跷上，看上去高了一大截。

杜塞尔间接地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命。他竟然让梅爱朴给他带一本禁书，一本指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书。路上她刚好撞上了一辆党卫军的车。她一下子火了，大声嚷了一句"真该死"就骑走了。还是不要去想象如果她真的被带到党卫军总部会出现的后果吧。

你的，安妮。

1943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三

亲爱的姬迪，

本篇标题为"集体工作日：削土豆"。

一人拿报纸，一人拿刀子（当然把最好用的留给他自己），第三个人拿土豆，第四个人打一盆水。

杜塞尔先生最先动手，他的土豆皮不一定总能削得好，削削停停，左看看右瞧瞧。大家都在按他的样子干活吗？不行！"安妮，看这；我是这样拿刀子的，要从顶上往下削！不，不是那样，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削更好，杜塞尔先生，"我很和气地说。

"但我这才是最好的，你想学都学不来。一般我是不随便教人的，你自己琢磨去吧。"我们继续削。我偷偷地朝身边看了一眼。他再次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我想是因为我吧），但没作声。

我接着削。现在我朝另一头看，爸爸坐在那儿；对他来说削土豆可不是件杂活，而是一项极讲究的工作。他看书的时候倒还允许自己开开小差，但要他忙活起土豆，豆子或其它蔬菜，那可什么也别想分散他的注意力。你看他那张"土豆脸"，递过来的削好的土豆绝对无可挑剔；只要他做出那样的脸就准没错。

我又接着干我的活，然后又把头抬起一会儿；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凡·达恩太太正想着办法吸引杜塞尔的注意力。她先朝他的方向看而杜塞尔一副什么都没留意的样子。接着她眨了一下眼，杜塞尔仍旧无动于衷。再然后她笑了，杜塞尔也不抬头。然后妈妈也笑了，杜塞尔还是不理会。凡·达恩太太一无所获，只好想想别的办法。片刻过后："布迪，快把围裙穿上！你的西服上沾了那么多脏东西还不是要等我明天来给你弄！"

"我没有弄脏呵！"

又是片刻的沉默。

"布迪，你干嘛不坐着？"

"我站着舒服，我喜欢站着！"稍停片刻，

"布迪，看呐，看你弄得乱七八糟！"

"好，奶奶，我正小心着哩。"

凡·达恩太太又在想另一个话头了。"唉，我说，布迪，现在怎么没有英国人的空袭了？"

"因为天气不好，珂丽。"

"可昨天天气很好呀，他们也没飞。"

"咱们还是别扯了。"

"怎么了，干嘛别扯了，人家不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吗？"

"不能。"

"怎么不能？"

"安静吧，我的老妈妈。"

"弗朗克先生总是搭他妻子的，不是吗？"

凡·达恩先生只好跟自己较了半天劲，这可是他的软肋，是他招架不住的，而凡·达恩太太又张嘴了："攻击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

凡·达恩先生脸都白了；凡·达恩太太见此自己的脸也红了，但还是接着说，"英国人真是废物！"炸弹爆炸了！

"你现在马上给我闭嘴！"

妈妈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我直愣愣地盯着正前方。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除非他们刚刚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们的嘴巴都会闭得紧紧的。

我得到阁楼上去拿些土豆下来。彼得正在那儿忙着给猫逮虱子。他一抬头，噗！猫趁机窜进了敞开的窗户外面的下水管。彼得骂骂咧咧的。我笑完走了。

你的，安妮。

本书精华已为您连载完毕，谢谢阅读。